





魏書卷五十三

魏書卷五十三

習季記言曰李孝伯張暢當時南北名對應各之言相與傳誦以為實此傳所載劉氏偽書魏流上國遠韻雅麈猶見稱載蓋北人貴重南書如此後世文字不復閔通圖事擬兼無以相知自契丹時已然

李冲

李孝伯趙郡人也高平公順從父弟父曾少治鄭氏禮左氏春秋以教授為業郡三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太祖時徵拜博士出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劫盜奔竄太宗嘉之并州丁零數為山東之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謂趙郡地也賊長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隣郡為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平南將

卷五十三



魏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一

李孝伯

李沖

李孝伯趙郡人也高平公順從父弟父曾少治鄭氏禮左氏春秋以教授為業郡三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太祖時徵拜博士出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劫盜奔竄太宗嘉之并州丁零數為山東之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謂趙郡地也賊長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隣郡為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平南將

魏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一
李孝伯

軍荊州刺史栢仁子謚曰懿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
有法度從兄順言之於世祖徵爲中散世祖見而異之謂順曰真
卿家千里駒也遷秘書奏事中散轉侍郎光祿大夫賜爵南昌子
加建威將軍委以軍國機密甚見親寵謀謨切秘時人莫能知也
遷北部尚書以頻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壽光侯加建義將軍真
君未車駕南伐將出彭城劉義隆子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
駿遣將馬文恭率步騎萬餘至蕭城前軍擊破之文恭走免執其
隊主蒯應義隆聞大駕南巡又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衆赴
彭城世祖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內遣送蒯應至小市門宣世
祖詔勞問義恭率并遣自陳蕭城之敗義恭等問應魏帝自來以
不應曰自來又問今在何處應曰在城西南又問士馬多少應曰
中軍四十餘萬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挺并請駱馳世祖明旦

復登亞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駿亦遣其長史張暢對孝伯孝伯遙
問暢姓暢曰姓張孝伯曰是張長史也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
旣涉此境何容不悉暢問孝伯曰君復何姓居何官也孝伯曰我
戎行一夫何足致問然足與君相敵孝伯曰王上有詔太尉安北
可暫出門欲與相見朕亦不攻彭城何爲勞苦將士城上嚴備今
遣賜駱馳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
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暢曰是也孝伯曰我朝廷
奄有萬國率土之濱莫敢不臣縱爲隣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隣
國之臣孝伯又問暢曰何至忽遽杜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帝壁
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凌踐故且閉城
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尅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止王將
常事宜當以法裁物何用發橋杜門窮城之中復何以十萬誇大

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暢曰王侯設險何但法令而已也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正是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工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鬪人不鬪馬足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也孝伯曰王侯設險誠如來言開閉有常何爲杜塞絕橋之意義在何也此城守君之所習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城內有具思者嘗至京師義恭遣視之思識是孝伯思前問孝伯曰李尚書行途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答曰緣共知所以仰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旣開門暢屏人却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騾馬賜安北蒲萄酒及諸食味當相與同進暢曰二王敬白魏帝知欲垂見常願面接但受命本朝忝居藩任人臣無境外之交故無容私覲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挺

孝伯曰又有詔太尉安北以絕南信殊當憂悒若欲遣信者當爲獲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閒路甚多使命日夕往復不復以此勞魏帝也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稱白賊也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似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離徐方也孝伯曰向與安北相聞何以久而不報暢曰二王貴遠啟聞爲難孝伯曰周公握髮吐哺二王何獨貴遠暢曰握髮吐餐不爲隣國之人也孝伯曰本邦尚爾隣國彌應盡恭且賓至有禮主人宜以禮接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孝伯曰非是賓至無禮直是主人忽忽無待賓調度耳孝伯又言有詔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江南之選近於汝陽身被九槍落在激水我使牽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聞其弟在此如何不遣暫出尋自令反豈復苟留一

人暢曰知欲程天祚兄弟集聚已勒遣之但其固辭不往孝伯曰
豈有子弟聞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見此使禽獸之不若貴土風俗
何至如此世祖又遣賜義恭駿等氈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孝
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食黑鹽治腹
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治目痛戎鹽治諸瘡赤鹽鹽駁鹽
臭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聞彼此
之情雖不可盡要復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爲人暢曰魏帝以
爲往來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義恭
獻蠟燭十挺駿獻錦一匹孝伯曰君南土士人何爲著屨君而著
此將士云何暢曰士人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陳
之閒不容緩服孝伯曰永昌王自頃恒鎮長安今領精騎八萬直
造淮南壽春亦閉門自固不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首彼之所見王

玄謨甚是所悉亦是常才耳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境
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抗鄒山之險彼之所憑前鋒始得
接手崔邪利便爾人穴將士倒曳出之主上丐其生命今從在此
復何以輕脫遣馬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也彼之民人甚相忿
怨言清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已過
淮南康祖爲其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
爲才但以其北人故爲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河水向合玄謨
量宜反旆未爲失筭但因夜回歸致戎馬驚亂耳我家懸瓠小城
陳憲小將魏帝傾國攻圍累旬不剋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三旅
始濟翻水魏國君臣奔散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
戍雖有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政化姦盜未息示使崔邪
利撫之而已今雖陷沒何損於國魏帝自以十萬之師而制一崔

邪利乃復足言也。近聞蕭縣百姓並依山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迎之。耳文恭前以三隊出，還走彼大營。嵇玄敬以百舸至，留城。魏軍奔敗，輕敵致此，亦非所卹。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互加撫養。而魏師入境，事生意外，官不負民，民亦何怨？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捍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筭，次在武陵聖略，軍國之要，雖不預聞。然用兵有機，閒亦不容相語。孝伯曰：君藉此虛談，支離相對，可謂遁辭。知其所窮，且主上當不圍此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城故不待攻。圍南行不捷，彭城亦非所欲也。我今當南欲飲馬江湖，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魏帝遂得飲馬長江，便爲無復天道。孝伯曰：自北而南，實惟人化。飲馬長江，豈獨天道？暢將還城，謂孝伯曰：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孝伯曰：今當先至建業，以待君耳。恐爾日君與二王面縛。

請罪不暇爲容。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世祖大喜，進爵宣城公。興安二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安三年，卒。高宗甚悼惜之，贈鎮南大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昭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恭宗曾啟世祖，廣徵俊秀。世祖曰：朕有一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爲？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其見？賞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藁草，家人不見。公庭論議，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見世祖，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爲已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國之謀咸出孝伯。世祖寵眷有亞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人莫得而知也。卒之日，遠近哀傷焉。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彪使於江南，蕭贖謂之。

曰孝伯於卿遠近其爲遠人所知若此孝伯妻崔曠女高明婦人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爲妻也憎忌元顯後遇劫元顯見害世云翟氏所爲也元顯志氣甚高爲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安民安上並有風度

安民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卒贈郢州刺史無子爵除安上鉅鹿太守亦早卒

安民弟豹子正光三年上書曰竊惟庸勳賞勞有國恒典興滅繼絕哲后所先是以積德累忠春秋許宥十世立功著節河山誓其永久伏惟世祖太武皇帝英釁自天籠罩日域東清遼海西定玉門凌滅漠北飲馬江水臣亡父故尚書宣城公先臣孝伯冥基感會邀幸昌辰綢繆幃幄繾綣侍從廟筭嘉謀每蒙顧採于時儲后監國奏請徵賢詔報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爲其見

委遇乃至於此是用寵以元凱爵以公侯詔冊曰江陽之巡奇謀屢進六師大捷亦有勲焉出內勤王寵遇隆厚方開大賞而世祖登遐梓宮始遷外任名岳高宗冲年纂運未及追叙臣行舛百靈先臣棄世微績未甄誠志長奪摺紳僉傷早世朝野咸哀不永臣亡兄襲無子封除永惟宗構五情崩圯先臣榮寵前朝勲書王府同之常倫爵封埋墜準古量今實深荼苦竊惟朝例廣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並以勲重先朝世絕繼祀或以傍親或聽弟襲皆傳河山之功垂不世之賞况先臣在蒙委任運籌幃帟勲著於中聲傳於外事等功均今古無易是以漢賞信布裁重良平魏酬張徐不棄荀郭今數族追賞於先朝之世先臣絕封於聖明之時瞻流顧侶存亡永恨竊見正始中爰發存亡之詔褒賢報功之旨熙平元年故任城王澄所請十事復新前澤成一時之盛事垂曠代

之茂典凡在纓紱誰不感慶蓋以獎勸來今垂範萬古且劉氏偽書翻流上國尋其訕諉百無一實前後使人不書姓字亦無名爵至於張暢傳中略叙先臣對問雖改脫略盡自欲矜高然逸韻難獻猶見稱載非直存益於時沒亦有彰國美乞覽此書昭然可見則微微衰構重起一朝先臣潛魂結草於千載矣卒不得襲

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世祖詔州郡舉賢良祥應貢對策合旨除中書博士時南土未賓世祖親駕遣尚書韓元興率衆出青州以祥爲軍司略地至于陳汝淮北之民詣軍降者七千餘戶遷之於兗豫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祥爲太守加綬遠將軍流民歸之者萬餘家勸課農桑百姓安業世祖嘉之賜以衣馬遷河間太守有威恩之稱太安中徵拜中書侍郎民有千餘上書乞留數年高宗不許卒官追贈定州刺史平棘子謚曰憲

子安世幼而聰悟與安二年高宗引見侍郎博士之子簡其秀雋者欲爲中書學生安世年十一高宗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祖父甚有次第卽以爲學生高宗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居父憂以孝聞天安初拜中散以溫敏敬慎顯祖親愛之累遷主客令蕭躋使劉纘朝貢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安足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日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由石頭之於番禺耳國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

所以賤同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無川無金，無山無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遷。主客給事中，時民困饑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疏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治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茲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玄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多之役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

復，宜更均量，審其經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覬覦，守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高祖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矣。出爲安平將軍、相州刺史。假節趙郡公。敦勸農桑，禁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民者爲之，修飾廟堂，表薦廣平。宋翻陽平路恃慶，皆爲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彊盛，殘掠生民。前刺史薛道擿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擿軍。遂爲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爲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境內肅然。以病免。太和十七年卒。于家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水。

公主生二子謚郁

瑒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彊當世延昌末司徒行參軍遷司徒長兼主簿太師高陽王雍表薦瑒爲其友正主簿于時民多絕戶而爲沙門瑒上言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跡用旣殊區流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絕祀之罪重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裁之以禮一身親老棄家絕養自非人理尤乖禮情堙滅大倫且闕王貫交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爲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靜衆役仍煩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而是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爲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瑒自理曰竊欲清明佛

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真學妄爲訾毀且鬼神之名皆通靈達稱自百代正典叙三皇五帝皆號爲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明者爲堂堂幽者爲鬼教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爲鬼愚謂非謗且心無不善以佛道爲教者正可未達衆妙之門耳靈太后雖知瑒言爲允然不免暹等之意獨罰瑒金一兩轉尚書郎加伏波將軍隨蕭寶夤西征以瑒爲統軍假寧遠將軍瑒德洽鄉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夤見瑒至乃拊瑒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存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夤又啟瑒爲左丞仍爲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夤又啟爲中書侍郎還朝除鎮遠將軍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四十五初

贈鎮東將軍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太昌中重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瑒倣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爲老博士也與弟謐特相友愛謐在鄉物故瑒慟哭絕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暮年之中形骸毀悴人倫哀歎之瑒三子

長子義盛武定中司徒倉曹參軍

瑒弟謐字永和在逸士傳

謐弟郁字永穆好學沉靜博通經史自著作佐郎爲廣平王懷友懷深相禮遇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答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說朝夕教授惟郁而已謙虛雅寬甚有儒者之風遷廷尉少卿加冠軍將軍轉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

以兄瑒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永熙初除散騎常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兼都官尚書尋領給事黃門侍郎三年春於顯陽殿講禮詔郁執經解說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出帝及諸王公凡預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侍都督定冀相滄殷五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子士謙儀同開府參軍事

習季言云李冲傳稱孝文謂本所以多置官者慮有令僕闇弱百事稽墜若明獨聰專則權勢大併今朕雖不得爲聰明又不爲闇劣卿等不爲大賢不爲大惡且可兩年許少置官司此語意自周以來不用矣舜言咨汝子有二人不幸其爲古人無不以專智任獨事聯事合治後世號爲公心相維然無不以私意相敗者雖人材不能如古亦由角出競立其本先弱也

清簡皎然無所求取時人美焉顯祖末爲中書學生冲善交遊不妄戲雜流輩重之高祖初以例遷祕書中散典禁中文事以修整敏惠漸見寵待遷內祕書令南部給事中舊無三長惟立宗主督

贈鎮東將軍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太昌中重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瑒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爲老博士也與弟謚特相友愛謚在鄉物故瑒慟哭絕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暮年之中形骸毀悴人倫哀歎之瑒三子

長子義盛武定中司徒倉曹參軍

瑒弟謚字永和在逸士傳

謚弟郁字永穆好學沉靜博通經史自著作佐郎爲廣平王懷友懷深相禮遇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答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說朝夕教授惟郁而已謙虛雅寬甚有儒者之風遷廷尉少卿加冠軍將軍轉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

以兄瑒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永熙初除散騎常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兼都官尚書尋領給事黃門侍郎三年春於顯陽殿講禮詔郁執經解說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出帝及諸王公凡預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侍都督定冀相滄殷五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士謙儀同開府參軍事

李冲字思順隴西人敦煌公寶少子也少孤爲長兄榮陽太守承所攜訓承常言此兒器量非恒方爲門戶所寄冲沈雅有大量隨兄至官是時牧守子弟多侵亂民庶輕有乞奪冲與承長子韶獨清簡皎然無所求取時人美焉顯祖末爲中書學生冲善交遊不妄戲雜流輩重之高祖初以例遷祕書中散典禁中文事以修整敏惠漸見寵待遷內祕書令南部給事中舊無三長惟立宗主督

護所以民多隱員五十三家方爲一戶沖以三正治民所由來
遠於是創三長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
中書令鄭義祕書令高祐等曰沖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一法
言似可用事實難行義又曰不信臣言但試行之事敗之後當知
愚言之不謬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咸稱方今
有事之月校比民戶新舊未分民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閑月徐
乃遣使於事爲宜沖曰民者冥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
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
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旣識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爲之
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民俗旣異險易不同九品差調爲日已
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恒分苞
蔭之戶可出僮倖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羣議雖有乖異然惟以

變法爲難更無異義遂立三長公私便之遷中書令加散騎常侍
給事中如故尋轉南部尚書賜爵順陽侯沖爲文明太后所幸恩
寵日盛賞賜月至數十萬進爵隴西公密致珍寶御物以充其第
外人莫得而知焉沖家素清貧於是始爲富室而謙以自牧積而
能散近自姻族逮于鄉閭莫不分及虛已接物垂念羸寒衰舊淪
屈由之躋叙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初沖兄佐與河南太守來
崇同自涼州入國素有微嫌佐因緣成崇罪餓處獄中後崇子護
又糾佐贓罪佐及沖等悉坐幽繫會赦乃免佐甚銜之至沖寵貴
綜攝內外護爲南部郎深慮爲沖所陷常求退避而沖每慰撫之
護後坐贓罪懼必不濟沖乃具奏與護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
不坐沖從甥陰始孫孤貧往來沖家至如子姪有人求官因其納
馬於沖始孫輒受而不爲言後假方便借沖此馬馬主見沖乘馬

而不得官後乃自陳始末沖聞之大驚執始孫以狀款奏始孫坐死其處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類也是時循舊王公重臣皆呼其名高祖常謂沖爲中書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後高祖居喪引見待接有加及議禮儀律令潤飾辭旨刊定輕重高祖雖自下筆無不訪決焉沖竭忠奉上知無不盡出入憂勤形於顏色雖舊臣戚輔莫能逮之無不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方聽望咸宗奇之高祖亦深相仗信親敬彌甚君臣之間情義莫二及改置百司開建五等以沖參定典式封滎陽郡開國侯食邑一萬戶拜廷尉卿尋遷侍中吏部尚書咸陽王師東宮既建拜太子少傅高祖初依周禮置夫嬪之列以沖女爲夫人詔曰昔軒皇誕御垂棟宇之構爰歷三代興宮觀之式然茅茨土階昭德於上代層臺廣廈崇威於中葉良由文質異宜華朴殊禮故也是以周

成繼業營明堂於東都漢祖聿興建未央於咸鎬蓋所以尊嚴皇威崇重帝德豈好奢惡儉苟弊民力者哉我皇運統天協纂乾曆銳意四方未遑建制宮室之度頗爲未允太祖初基雖粗有經式自茲厥後復多營改至於三元慶饗萬國充庭觀光之使具瞻有闕朕以寡德猥承洪緒運屬休期事鍾昌運宜遵遠度式茲宮宇指訓規模事昭於平日明堂太廟已成於昔年又因往歲之豐資藉民情之安逸將以今春營改正殿違犯時令行之惕然但朔土多寒事殊南夏自非裁度當春興役徂暑則廣制崇基莫由克就成功立事非委賢莫可改制規模非任能莫濟尚書沖器懷淵博經度明遠可領將作大匠司空長樂公亮可與大匠共監興繕其去故崇新之宜修復太極之制朕當別加指授車駕南伐加沖輔國大將軍統眾翼從自發都至於洛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軔

高祖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啟顙於馬首之前高祖曰長驅之謀廟筭已定今大將軍進公等更欲何云沖進曰臣等不能折衝帷幄坐制四海而令南有竊號之渠寔臣等之咎陛下以文軌未一親勞聖駕臣等誠思忘軀盡命效死戎行然自離都淫雨士馬困弊前路尚遙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內小水猶尚致難況長江浩汗越在南境若營舟楫必須停滯師老糧乏進退爲難矜喪反旆於義爲允高祖曰一同之意前已具論卿等正以水雨爲難然天時頗亦可知何者夏旣炎旱秋故雨多玄冬之初必當開爽比後月十閒若雨猶不已此乃天也脫於此而晴行則無害古不伐喪謂諸侯同軌之國非王者統一之文已至於此何容停駕沖又進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惟陛下欲之漢文言吾獨乘千里馬竟何至也臣有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高祖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

一同區域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並殷勤泣諫高祖乃諭羣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欲班師無以垂之千載朕仰惟遠祖世居幽漠違衆南遷以享無窮之美豈其無心輕遺陵壤今之君子寧獨有懷當由天工人代王業須成故也若不南鑿卽當移都於此光宅土中機亦時矣王公等以爲何如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南安王楨進曰夫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行至德者不議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人乃能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業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被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固其宜也且天下至重莫若皇居人之所貴寧如遺體請上安聖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願言蒼生幸甚羣臣咸唱萬歲

高祖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示爲大舉因以脅定羣情外名南伐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內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定都洛陽沖言於高祖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定鼎成周然營建六寢不可遊駕待就興築城郭難以馬上營訖願暫還北都令臣下經造功成事訖然後備文物之章和玉鑾之響巡時南徙軌儀土中高祖曰朕將巡省方岳至鄴小停春始便還未宜遂不歸北尋以沖爲鎮南將軍侍中少傅如故委以營構之任改封陽平郡開國侯邑戶如先車駕南伐以沖兼左僕射留守洛陽車駕渡淮別詔安南大將軍元英平南將軍劉藻討漢中召雍涇岐三州兵六千人擬戍南鄭尅城則遣沖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氏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尅徒動民情連

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尅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口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爲馬腹也且昔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師或撫民而遺地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惜地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何遽於一城哉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惟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急急於今日也宜待大開疆宇廣拔城聚多積資糧食足支敵然後置邦樹將爲吞并之舉今鍾離壽陽密邇未拔諸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尅者舍之而不取所降者撫之而旋戮東道旣未可以近力守西蕃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單寡棄

令陷沒恐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效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戍爲上高祖從之車駕還都引見冲等謂之曰本所以多置官者慮有令僕闇弱百事稽壅若明獨聰專則權勢大併今朕雖不得爲聰明又不爲劣闇卿等不爲大賢亦不爲大惡且可一兩年許少置官司高祖自鄴還京汎舟洪池乃從容謂冲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之日何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清以至於淮下船而戰猶出戶而鬪此乃軍國之大計今溝渠若須二萬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修之冲對曰若爾便是士無遠涉之勞戰有兼人之力遷尚書僕射仍領少傅改封清淵縣開國侯邑戶如前及太子恂廢冲罷少傅高祖引見公卿於清徽堂高祖曰聖人之大寶惟位與功是以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今徙極中天創居嵩洛雖大構未成要自條紀略舉但南有未賓

之豎兼兇蠻密邇朕夙夜悵惋良在於茲取南之計決矣朕行之謀必矣若依近代也則天子下帷深宮之內準上古也則有親行祚延七百魏晉不征旋踵而殞祚之修短在德不在征今但以行期未知早晚知幾其神乎朕旣非神焉能知也而頃來陰陽卜術之士咸勸朕今征必尅此旣家國大事宜共君臣各盡所見不得以朕先言便致依違退有同異冲對曰夫征戰之法先之人事然後卜筮今卜筮雖吉猶恐人事未備今年秋稔有損常實又京師始遷衆業未定加之征戰以爲未可宜至來秋高祖曰僕射之言非爲不合朕意之所慮乃有社稷之憂然咫尺寇戎無宜自安理須如此僕射言人事未從亦不必如此朕去十七年擁二十萬衆行不出畿甸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時往年乘機天時乃可而闕人事又致不捷若待人事備復非天時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

征理朕若秋行無尅捷三君子並付司寇不可不人盡其心罷議
而出後世宗爲太子高祖醮於清徽堂高祖曰皇儲所以纂歷三
木光昭七祖斯乃億兆咸悅天人同泰故延卿就此一醮以暢忻
情高祖又曰天地之道一盈一虛豈有常泰天道猶爾況人事乎
故有升有黜自古而然悼往欣今良用深歎沖對曰東暉承儲蒼
生咸幸但臣前忝師傅弗能弼諧仰慙天日慈造寬宥得預此醮
慶愧交深高祖曰朕尚不能革其昏師傅何勞愧謝也後尚書疑
元拔穆泰罪事沖奏曰前彭城鎮將元拔與穆泰同逆養子降壽
宜從拔罪而太尉咸陽王禧等以爲律文養子而爲罪父及兄弟
不知情者不坐謹審律意以養子於父非天性於兄弟非同氣敦
薄旣差故刑典有降是以養子雖爲罪而父兄不預然父兄爲罪
養子不知謀易地均情豈獨從戮乎理固不然臣以爲依據律文

追戮於所生則從坐於所養明矣又律惟言父不從子稱子不從
父當是優尊厲卑之義臣禧等以爲律雖不正見互文起制於乞
也舉父之罪於養也見子坐是爲互起互起兩明無罪必矣若以
嫡繼養與生同則父子宜均祇明不坐且繼養之注云若有別制
不同此律又令文云諸有封爵若無親子及其身卒雖有養繼國
除不襲是爲有福不及已有罪便預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相
矛盾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沖以爲指例條彙罪在無疑準令語
情頗亦同式詔曰僕射之議據律明矣太尉等論於曲矯也養所
以從戮者緣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復甄於所養此獨何福長處吞
舟於國所以不襲者重列爵特立制因天之所絕推而除之耳豈
復報對刑賞於斯則應死可特原之沖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
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堂寢皆資於沖勤志彊力孜

孜孜無怠且理文簿兼營匠制凡案盈積剗剗在手終不勞厭也然顯貴門族務益六姻兄弟子姪皆有爵官一家歲祿萬匹有餘是其親者雖復癡聾無不超越官次時論亦以此少之年纔四十而鬢鬚斑白姿貌豐美未有衰狀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羣以冲好士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於高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爲中尉兼尚書爲高祖知待便謂非復藉冲而更相輕背惟公坐歛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也冲頗銜之後高祖南征冲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並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冲手自作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高祖覽其表歎悵者久之旣而曰道固可謂溢也僕射亦爲滿矣冲時震恐數責彪前後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詈辱肆口冲素性溫柔而一旦暴恚遂發病荒慄言語亂錯猶扼腕

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臟傷裂旬有餘日而卒時年四十九高祖爲舉哀於懸瓠發聲悲泣不能自勝詔曰冲貞和資性德義樹身訓業自家道素形國太和之始朕在弱齡早委機密實康時務鴻漸瀍洛朝選開清升冠端右惟允出納忠肅柔明足敷睿範仁恭信惠有結民心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方昇寵秩以旌功舊奄致喪逝悲痛于懷旣留勤應陟兼良宿宜褒可贈司空公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錢三十萬布五百匹蠟三百斤有司奏謚曰文穆塋於覆舟山近杜預冢高祖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路經冲墓左右以聞高祖臥疾望墳掩泣久之詔曰司空文穆公德爲時宗勳簡朕心不幸徂逝託墳卹嶺旋鑿覆舟躬睇塋域悲仁惻舊有慟朕衷可遣太牢之祭以申吾懷及與留京百官相見皆叙冲亡沒之故言及流淚高祖得留臺啟知

沖患狀謂右衛宋弁曰僕射執我樞衡總理朝務清儉居躬知寵已久朕以仁明忠雅委以台司之寄使我出境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懷愴慨其相痛惜如此沖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鬪及沖之貴封祿恩賜皆以共之內外輯睦父亡後同居二十餘年至洛乃別第宅更相友愛久無間然皆沖之德也始沖之見私寵也兄子韶恒有憂色慮致傾敗後榮名日顯稍乃自安而沖明目當官圖爲已任自始迄終無所避屈其體時推運皆此類也子延實等語在外戚傳

史臣曰燕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軌鑒略蓋亦過人遠甚世祖雄猜嚴斷崔浩已見誅夷而入參心督出幹政事獻可替否無際可尋故能從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器固以優平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李沖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流識業固乃一時之秀終協契聖主佐命太和位當端揆身任梁棟德洽家門功著王室蓋有魏之亂臣也

魏書卷五十三 李沖傳

魏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一 終

高氏小史魏書列傳第四十五高祐崔挺李安世三人其傳云
李安世趙郡人也宣城公孝伯之兄子父祥中書博士今魏書
諸本詳及安世事皆附此卷孝伯傳後按李肇經史釋題楊九
齡經史目錄第四十五卷高祐崔挺李安世三人宗諫史目錄
藏用十三代史目惟高祐崔挺而無李安世此卷史臣論安世
及瑒郁與北史同疑李延壽用魏收舊語或後人移安世傳附
孝伯因取北史論安世父子事於此篇亦
不可考證故載諸目錄同異以備傳疑

西漢史鳳章
氏書而用甫

魏書卷五十四

西漢史鳳章
氏書而用甫

習季記言曰高允傳觀游雅得為修士矣以陳奇傳觀游雅得為佳人手局已小知遂深代異之怨因時酷法陷人覆家之戮哀哉
哀哉 游雅

高閭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少好學有高才世祖時與渤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東宮內侍長遷著作郎使劉義隆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加建威將軍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為侯加建義將軍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為散騎常侍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為祕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詔雅為太華殿賦文多不載雅性剛戇好自矜誕陵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為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于其

魏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一終

高氏小史魏書列傳第四十五高祐崔挺李安世三人其傳云
李安世趙郡人也宣城公孝伯之兄子父祥中書博士今魏書
諸本詳及安世事皆附此卷孝伯傳後按李肇經史釋題楊九
齡經史目錄第四十五卷高祐崔挺李安世三人宗諫史目殷
藏用十三代史目惟高祐崔挺而無李安世此卷史臣論安世
及瑒郁與北史同疑李延壽用魏收舊語或後人移安世傳附
孝伯因取北史論安世父子事於此篇亦
不可考證故載諸目錄同異以備傳疑

西漢史綱目
氏書同用甫

魏書卷五十四

西漢史綱目
氏書同用甫

列傳第四十二

游雅

高閭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少好學有高木世祖時與渤
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東宮內侍長遷著作郎使劉義
隆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加建威將軍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
進爵為侯加建義將軍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
為散騎常侍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
政徵為祕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詔雅為太華
殿賦文多不載雅性剛戇好自矜誕陵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
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為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于其

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刑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貴已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爲重雅事在允傳雅因論議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和平二年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

子僧奴襲爵卒

子雙鳳襲

雅弟恒子曇護太和中爲中散遷典寺令後慰勞仇池爲賊所害贈肆州刺史

高閻字閻士漁陽雍奴人五世祖原晉安北軍司上谷太守關中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令名州別駕父洪字季願陳留王從事中郎閻貴乃贈寧朔將軍幽州刺史固安貞子閻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文才儔儔下筆成章本名驢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乃改爲

閻而字焉真君九年徵拜中書博士和平末遷中書侍郎高宗崩乙渾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閻與中書令高允入於禁內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加南中郎將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閻先入彭城收管籥元表閻以本官領東徐州刺史與張讜對鎮圍城後還京城以功進爵爲侯加昭武將軍顯祖傳位徙御崇光宮閻上表頌曰臣聞刑制改物者應天之聖君齷齪順常者守文之庸王故五帝異規而化興三王殊禮而致治用能憲章萬祀垂軌百王歷葉所以挹其遺風後君所以酌其軌度伏惟太上皇帝道光二儀明齊日月至德潛通武功四暢霜威南被則淮徐來同齊斧北斷則獫狁覆斃西摧三危之首東引肅慎之貢荒遐欵塞九有宅心於是從容閑覽希心玄奧尚鼎湖之奇風崇巢由之高潔疇咨熙載亮采羣后爰挹大位傳祚聖人開古之高

範爰萃於一朝曠葉之希事載見於今日昔唐堯禪舜前典大其
成功太伯讓季孔子稱其至德苟位以聖傳臣子一也謹上至德
頌一篇其詞曰茫茫太極悠悠遐古三皇刑制五帝垂祐仰察璿
璣俯鑒后土雍容端拱惟德是與夏殷世傳周漢纂烈道風雖邈
仍誕明哲爰暨三季下凌上替九服三分禮樂四缺上靈降鑒思
皇反正乃眷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王德侔往聖移風革俗天保
載定於穆太皇克廣聖度玄化外暢惠鑒內悟遺此崇高挹彼冲
素道映當今慶流後祚明明我皇承乾紹煥比誦熙周方文隆漢
重光麗天晨暉疊旦六府孔修三辰貞觀功均乾造雲覆雨潤養
之以仁敦之以信綏之斯和動之斯震自東徂西無思不順禎候
並應福祿來格嘉穀秀町素文表石玄鳥呈皓醴泉流液黃龍蜿
蜿遊鱗奕奕冲訓旣布率土咸寧穆穆四門灼灼典刑勝殘豈遠

朞月有成翹翹東岳庶見翠旌先民有言千載一恭昔難其運今
易其會沐浴淳澤被服冠帶飲和陶潤載欣載賴文以寫意功由
頌宣吉甫作歌式昭永年唐政緝熙康哉垂篇仰述徽烈被之管
絃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爲顯祖所知數見引接參論
政治命造鹿苑頌北伐碑顯祖善之永明初爲中書令加給事中
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太和
三年出師討淮北閭表曰伏見廟筭有事淮海雖成事不說猶可
思量臣以愚劣本非武用至於軍旅尤所不學直以無諱之朝敢
肆狂瞽區區短見竊有所疑臣聞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天
下開泰四方無虞豈宜盛世干戈妄動疑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
處難易相兼皆須攻擊然攻守難圖力懸百倍反覆思量未見其
利疑二也縱使如心於國無用發兵遠入費損轉多若不置城是

謂空爭疑三也。脫不如意當延日月屯衆聚費于何不有疑四也。伏願思此四疑時速返旆文明太后令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慮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文明太后令召羣臣議之。閭表曰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明君不能獨理必須臣以作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高者則位尊任廣者則祿重下者祿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義庶民均其賦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業之用君班其俸垂惠則厚臣受其祿感恩則深於是貪殘之心止竭效之誠篤兆庶無侵削之煩百辟備禮容之美斯則經世之明典爲治之至術自堯舜以來逮于三季雖優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否天下幅裂海內未一民戶耗滅國用不充俸祿遂廢此則事出臨時之宜良非久長之道大魏應期紹祚照臨萬方九服旣和八表

咸謚二聖欽明文思道冠百代動遵禮式稽考舊章准百王不易之勝法述前聖利世之高軌置立隣黨班宣俸祿事設令行於今已久苛慝不生上下無怨姦巧革慮闕覲絕心利潤之厚同於天地以斯觀之如何可改又洪波奔激則隄防宜厚姦悖充斥則禁網須嚴且饑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以息其濫竊貪者足以感而勸善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閭議高祖又引見王公已下於皇信堂高祖曰政雖多途治歸一體朕每蒙慈訓猶自昧然誠知忠佞有損益而未識其異同恒懼忠貞見毀佞人便進寤寐思此如有隱憂國彥朝賢休戚所共宜辨斯真僞以釋朕懷尚書游明根對曰忠佞之士實

亦難知依古爵人先試之以官官定然後祿之三載考績然後忠
佞可明閻曰竊謂表益徹慎夫人席是其忠譖殺晁錯是其佞若
以異人言之望之爲忠石顯是佞高祖曰自非聖人忠佞之行時
或互有但忠功顯卽謂之忠佞迹成斯謂之佞史官據成事而書
於今觀之有別明矣朕所問者未然之前卿之所對已然之後閻
曰佞者飾智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瞭然可知高祖
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
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瞭
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子綦後事顯
忠初非佞也閻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
爲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高祖善閻對閻後上表
曰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

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
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
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尅北狄悍
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
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
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
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
分倍衆不鬪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
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
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
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
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

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卽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伏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稍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湯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

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代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遣之以禮恕之以情闡外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踰榮雖三背而彌寵詔曰覽表具卿安邊之策比當與卿面論一二高祖又引見羣臣議伐蠕蠕帝曰蠕蠕前後再擾朔邊近有投化人云敕勒渠帥與兵叛之蠕蠕王身率徒衆追至西漠今爲應乘弊致討爲應休兵息民左僕射穆亮對曰自古以來有國有家莫不以戎事爲首蠕蠕子孫襲其凶業頻爲

寇擾爲惡不悛自相違叛如臣愚見宜興軍討之雖不頓除巢穴且以挫其醜勢閻曰昔漢時天下一統故得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寇不宜懸軍深入高祖曰先朝屢興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朕承太平之基何爲搖動兵革夫兵者凶器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便可停也高祖又曰今欲遣蠕蠕使還應有書問以不羣臣以爲宜有乃詔閻爲書於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叙凶事高祖曰卿爲中書監職典文詞所造旨書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閻對曰昔蠕蠕王敦崇和親其子不遵父志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高祖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閻遂引愆免冠謝罪高祖謂閻曰蠕蠕使卒提小心恭慎甚有使人之禮同行疾其敦厚每至陵辱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毋禁下人不爲非禮之事

及其還國果被譖愬以致極刑今爲旨書可明卒提忠於其國使蠕蠕王知之是年冬至高祖文明太后太饗羣官高祖親舞於太后前羣臣皆舞高祖乃歌仍率羣臣再拜上壽閻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聖性自天敦行孝道稱觴上壽靈應無差臣等不勝慶踊謹上千萬歲壽高祖大悅賜羣臣帛人三十匹又議政於皇信堂高祖曰百揆多途萬機事猥未周之闕卿等宜有所陳閻對曰臣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理兼於庶務孔子至聖三年有成子產治鄭歷載乃就今聖化方宣風政驟改行之積久自然致治理之必明不患事闕又爲政之道終始若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令旣宣若有不合於民者因民之心而改之願終成其事使至教必行臣反覆三思理畢於此不知其

他但使今之法度必理必明必行必久勝殘去殺可不遠而致高
祖曰刑法者王道之所用何者爲法何者爲刑施行之且何先何
後閻對曰臣聞刑制立會軌物齊衆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
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自鞭杖已上至於死罪皆謂之
刑刑者成也成而不可改高祖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問曰何
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
是政何者爲事閻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
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然則天下
大同風軌齊一則政出於天子王道衰則政出於諸侯君道缺則
政出於大夫故詩叙曰王道衰政教失則國異政家殊俗政者上
之所行事者下之所奉高祖曰若君命爲政子夏爲莒父宰問政
此應奉命而已何得稱政尚書游明根曰子夏宰民故得稱政帝

善之十四年秋閻上表曰奉癸未詔書以春夏少雨憂饑饉之方
臻愍黎元之傷瘵同禹湯罪已之誠齊堯舜引咎之德虞災致懼
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損益深恩被於蒼生厚惠流于后土伏
惟陛下天啟聖姿利見纂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以嚴
哲贊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無外七政昭宣於上九功咸叙
於下君人之量逾高謙光之旨彌篤修復祭儀宗廟所以致敬飾
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和增儒官以重文德簡勇士以昭武功慮獄
訟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懼蒸民之姦宄置隣黨以穆之寃庶官
之勤劇班俸祿以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以齊之甄忠明孝
矜貧恤獨開納讜言抑絕讒佞明訓以體率土移風雖未勝殘去
殺成無爲之化足以仰答三靈者矣臣聞皇天無私降鑒在下休
咎之徵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則九疇叙君德衰而彘倫斃休瑞並

應享以五福則康于其邦咎徵屢臻罰以六極則害于其國斯乃
洪範之實徵神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世鍾陽九數乖於天理
事違於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之患
然立功修行終能弭息今考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運未有如彼之
害而陛下殷勤引過事邁前王從星澍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災滅
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內頗爲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
動之以禮綏之以和一歲不收未爲大損但豫備不虞古之善政
安不忘危有國常典竊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有愁
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寬其往來頗使欣慰開雲中馬城之食
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畿甸之民饑甚者出靈丘
下館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貧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
之租隨運以溢其處開關弛禁薄賦賤糴以消其費清道路恣其

東西隨豐逐食貧富相贖可以免度凶年不爲患苦又聞常士困
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使役急
其禁令宜於未然之前申敕外牧又一夫幽枉王道爲虧京師之
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於都曹使明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卽
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
法且以見憂於百姓論語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
凶年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而已詔曰省表聞之當敕有
司依此施行後詔閭與太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出
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帛千匹粟一千斛
牛馬各三間上疏陳伐吳之策高祖納之遷都洛陽閭表諫言遷
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高祖頗嫌之蕭鸞雍州刺史曹虎據
襄陽請降詔劉昶薛真度等四道南伐車駕親幸懸瓠閭表諫曰

洛陽草創虎旣不遣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高祖不納虎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高祖攻鍾離未尅將於淮南修故城而置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閭墮書其論其狀閭表曰南土亂亡僭王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尅拔數城施恩布德攜民襁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大舉軍興後時本爲迎降戎卒實少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旣寡東西懸闊難以並稱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尅班師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闢一廛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雖剪枝竭流終不可絕矣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源本也三鎮不尅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旣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不足以自固

多留衆糧運難可充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沂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鎮舟船素畜敵因先積之資以拒始行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援實難忠勇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且安土樂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後恐爲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旣尅其城戍鎮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猶過數方角城最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尅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以向熱水雨方降兵刃旣交難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度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洛畜力以待敵釁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效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車

駕還幸石濟閭朝於行宮高祖謂閻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
兵士已集恐爲幽王之失不容中止發洛之日正欲至於懸瓠以
觀形勢然機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鎮至無所獲定
由晚一月日故也閻對曰人皆是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猶犬之
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戰之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戎誠應
大捷所以無大獲者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
邑甫尔庶事造創臣聞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陛下從容
伊瀍優遊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國緝寧然後向化之徒自然樂附
高祖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閻曰司馬相如臨終恨
不見封禪今雖江介不賓小賊未殄然中州之地略亦盡平豈可
於聖明之辰而闕盛禮齊桓公霸諸侯猶欲封禪而況萬乘高祖
曰由此桓公屈於管仲荆楊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閻曰漢之名臣

皆不以江南爲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高祖曰淮海惟揚州
荆及衡陽惟荊州此非近中國乎及車駕至鄴高祖頻幸其州館
詔曰閻昔在中禁有定禮正樂之勲作藩於州有廉清公幹之美
自大軍停軫庶事咸豐可謂國之老成善始令終者也每惟厥德
朕甚嘉焉可賜帛五百匹粟一千斛馬一匹衣一襲以褒厥勤閻
每請本州以自效詔曰閻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
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今存
勸兩修恩法並舉閻以諸州罷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治體不便表
宜復舊高祖不悅歲餘表求致仕優答不許徵爲太常卿頻表陳
遜不聽又車駕南討漢陽閻上表諫求回師高祖不納漢陽平賜
閻鹽書閻上表陳謝世宗踐祚閻累表遜位詔曰閻貞幹早聞儒
雅素著出內清華朝之雋老以年及致仕固求辭任宜聽解宗伯

遂安車之禮特加優授崇老成之秩可光祿大夫金印紫綬使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巒引見於東堂賜以餼蓋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永歸世宗爲之流涕詔曰閻歷官六朝著勲五紀年禮致辭義光進退歸軒首路感悵兼懷安駟籬金漢世榮貺可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絲衣服布帛事從豐厚百寮餞之猶昔羣公之祖二疏也閻進陟北邙上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景明三年十月卒於家世宗遣使弔慰贈帛四百匹四年三月贈鎮北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文侯閻好爲文章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贊百有餘篇集爲三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爲當時所服閻彊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高祖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初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博士學生百有餘人有所干求者無

不受其財貨及老爲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有二子

長子元昌襲爵位至遼西博陵二郡太守

子欽字希叔頗有文學莫折念生之反也欽隨元志西討志敗爲賊所擒念生以爲黃門郎死於秦州

子穆宗襲祖爵興和中定州開府祭酒

欽弟石頭小石皆早卒

元昌弟定殷中壘將軍漁陽太守卒贈征虜將軍安州刺史

子洪景少有名譽早卒

次子宣景武定中開府司馬

定殷弟幼成員外郎頗有文才性清狂爲奴所害

閻弟悅篤志好學有美於閻早卒

史臣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歟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

莫祀也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彩亦一代之偉人故能受逮累朝見重高祖挂冠謝事禮備懸與美矣

魏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兼

西漢世鳳尊 氏雷應南甫

魏書卷五十五

西漢世鳳尊 氏雷應南甫

列傳第四十三

游明根

劉芳

游明根字志遠廣平任人也祖鱣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廣平太守和龍平明根乃得歸鄉里游雅稱薦之世祖擢為中書學生性貞慎寡欲綜習經典及恭宗監國與公孫叔俱為主書高祖踐祚遷都曹主書賜爵安樂男寧遠將軍高禴以其小心敬慎每嗟美之假負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安樂侯使於鄧駿直使明僧嵩相對前後三返駿稱其長者迎送之禮有加常使顯祖初以本將軍出為東青州刺史加負外常侍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瑕丘鎮將尋就拜東兗州刺史改爵新泰侯為政

宗

清平新民樂附高祖初入爲給事中遷儀曹長加散騎常侍清約
恭謹號爲稱職後王師南討詔假安南將軍儀曹尚書廣平公與
梁郡王嘉參謀軍討後兗州民叛詔明根慰喻敕南征沔西仇城
連口三道諸軍稟明根節度還都正尚書仍加散騎常侍詔以與
蕭贖絕使多年今宜通否群臣會議尚書陸叡曰先以三吳不靖
荆梁有難故權停之將觀釁而動今彼方旣靖宜還通使明根曰
中絕行人是朝廷之事深築醴陽侵彼境土二三之理直在蕭贖
我今遣使於理爲長高祖從之文明太后崩群臣固請公除高祖
與明根往復事在禮志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
降侯爲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明根此年踰七十表求致仕詔
不許頻表固請乃詔曰明根風度清幹志尚貞敏溫恭靜密乞言
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再三表請殷勤不容違奪便已許其

告辨可出前後表付外依禮施行引明根入見高祖曰卿年耆德

習季記言曰游明根劉芳北方所謂儒者明根乞致仕孝文謂子致仕典禮所稱位隆固辭賢者違節季俗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冲操居今行古有
今行古有魏以來首振頽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嗟夫魏之待群臣與臣之任於其時蓋有不得止而後不止者矣然孝文猶以此薄其臣
何也

固辭賢者違節但季俗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冲操居今行古有
魏以來首振頽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明根對曰
臣桑榆之年鍾鳴漏盡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待盡私庭下奉先
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因泣不自勝高祖
命之令進言別殷勤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
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行禮辟雍語在元傳賜
步挽一乘給上卿之祿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之以定律令之
勤賜布帛一千匹穀一千斛後明根歸廣平賜絹五百匹安車一

清平新民樂附高祖初入爲給事中遷儀曹長加散騎常侍清約
恭謹號爲稱職後王師南討詔假安南將軍儀曹尚書廣平公與
梁郡王嘉參謀軍計後兗州民叛詔明根慰喻敕南征沔西仇城
連口三道諸軍稟明根節度還都正尚書仍加散騎常侍詔以與
蕭贖絕使多年今宜通否群臣會議尚書陸叡曰先以三吳不靖
荆梁有難故權停之將觀釁而動今彼方旣靖宜還通使明根曰
中絕行人是朝廷之事深築醴陽侵彼境土二三之理直在蕭贖
我今遣使於理爲長高祖從之文明太后崩群臣固請公除高祖
與明根往復事在禮志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
降侯爲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明根此年踰七十表求致仕詔
不許頻表固請乃詔曰明根風度清幹志尚貞敏溫恭靜密乞言
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再三表請殷勤不容違奪便已許其

告辨可出前後表付外依禮施行引明根入見高祖曰卿年耆德
茂服勤累朝歷職內外並著顯績逮于耆老履道不渝是以釐革
之始委以禮任遲能迂德匡贊於朕然高尚悠邈便亦言歸君臣
之禮於斯而畢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位隆
固辭賢者達節但季俗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冲操居今行古有
魏以來首振頽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明根對曰
臣桑榆之年鍾鳴漏盡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待盡私庭下奉先
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因泣不自勝高祖
命之令進言別殷勤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
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行禮辟雍語在元傳賜
步挽一乘給上卿之祿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之以定律令之
勤賜布帛一千匹穀一千斛後明根歸廣平賜絹五百匹安車一

乘馬二匹。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詔曰：游五更光素蓬簷歸終。衡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帛五百匹，穀五百斛。敕太官備送珍羞。後車駕幸鄴，又朝行宮，賜穀帛如前。爲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書訪之。舊疹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太和二十三年卒。於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弔祭，賻錢一十萬，絹三百匹，布二百匹，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謚靖侯。明根歷官內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高祖。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焉。子肇襲爵。

肇字伯始，高祖賜名焉。初爲中書學生，博通經史。及蒼雅林說，高祖初爲內秘書侍御中散。司州初建爲都官，從事轉通直郎、祕閣令、遷散騎侍郎。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上表諫止。高祖不納，尋

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持高祖。欲令遂祿養，乃出爲本州南安王禎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爲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爲政清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甚有聲迹。數年，以父憂解任。景明末，徵爲廷尉少卿，固辭。乃授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兼侍中，爲畿內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轉太府卿，徙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黃門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令高肇，世宗之舅，爲百寮懾憚。以肇名與已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賜秉志，不許。高肇甚銜之。世宗嘉其剛梗，盧昶之在胸山也。肇諫曰：胸山藁余，僻在海濱，山湖下墊，民無居者。於我非急於賊，爲利爲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遂甚。假令必得胸山，徒致交

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益之田也知賊將屢以宿豫求易胸山臣愚謂此言可許胸山久捍危弊宜速審之若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伏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世宗將從之尋而昶敗遷侍中蕭衍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郁洲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曰玄明之款雖奔救是當然事有損益或憚舉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里胸山地實接海陂湖下濕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所謂雖獲石田終無所用若不得連口六里雖剋尚不可守况方事連兵而爭非要也且六里於賊逾要去此閑遠若以閑遠之兵攻逼近之衆其勢既殊不可敵也災儉之年百姓饑弊餓死者亦復不少何以得宜靜之辰興干戈之役軍糧資運取濟無所唯見其損未覩其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猶近特須安帖不宜勞之勞則怨生怨生則思叛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擾動脫介則連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損茲小利不使大損世宗並不納大將軍高肇伐蜀肇諫曰臣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後用當今治雖太平論征未可何者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在安靜不宜勞役然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據者雖假官號真僞難分或有怨於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稱之自古鎮戍晏然更無異趣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何及討蜀之略願俟後圖世宗又不納肅宗卽位遷中書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相州大中正出爲使持節加散騎常侍鎮東將軍相州刺史有惠政徵爲太常卿遷尚書右僕射固辭詔不許肇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論叙有時不曉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回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頌

軍元又之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群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正光元年八月卒年六十九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賜帛七百匹肅宗舉哀於朝堂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貞公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治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爲易集解撰冠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皆傳於世謙廉不競曾撰儒基以表其志焉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肇之爲廷尉也世宗嘗私救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足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肅宗初近侍群官豫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已下並加封邑時封肇文安縣開國侯邑八百戶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

子祥字宗良頗有學歷祕書郎襲爵新泰伯遷通直郎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肅宗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意卒亦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開國侯邑七百戶孝昌元年卒年三十六贈征虜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謚曰文

子皓字賓多襲侍御史早卒

皓弟安居襲爵新泰伯武定中司空墨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錄

明根叔父矯中書博士濮陽鉅鹿二郡太守卒贈冠軍將軍相州刺史

矯孫馥國子博士

馥弟思進尚書郎中

劉芳字伯文彭城人也漢楚元王之後也六世祖訥晉司隸校尉祖該劉義隆征虜將軍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劉駿兗州長史芳出

後伯父遜之遜之劉駿東平太守也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
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爲劉子業青州刺史沈文
秀建威府司馬爲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
齊梁鄒降芳北徙爲平齊民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
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耻芳流播拒不
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
書以自資給夜則讀誦終夕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
守不汲汲於榮利不戚戚於賤貧乃著窮通論以自慰焉芳常爲
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餘匹如此數
十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有南方沙門惠度
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
時中官李豐主其始末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太后微愧
於心會蕭頤使劉纘至芳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尋
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爲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
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
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
蒼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正除員外散
騎常侍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
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高祖晏群臣於華林
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
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髻男子剋而婦人笄
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
則婦人髻男子剋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髻剋笄
之不同也又剋尊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

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纒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方言爲然，曰：此非劉石經邪？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感，芳理義精通，類皆如是。高祖遷洛，路由朝歌，見殿比干墓，愴然悼懷，爲文以弔之。芳爲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爲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慚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毋憂去官。高祖南征，宛鄧起爲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蕭鸞將裴叔業入寇徐州，疆場之民頗懷去就。高祖憂之，以芳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徙兼侍中。從征馬圈，高祖崩於行宮。及世宗卽位，

芳手加袞冕。高祖自襲斂，暨于啓祖山陵，練除始末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令芳入授世宗經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撫慰賑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並如故。芳表曰：夫爲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敦爲先，誠復政有質文。茲範不易，諒由萬端。資始衆務，稟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虎門，周禮大司樂云：師氏掌以媿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之事，以教國子弟。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今之祭酒卽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官與天子官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民，教學爲先。鄭氏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案如洛陽記，猶有仿像臣愚謂：今旣徙縣崧瀍，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趾。至於國學，豈

可舛替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炳在仍舊營構
又去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已上
學惟以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
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
庠在國之西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
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
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
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
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
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
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
學故坊基趾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

四門猶爲太廣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
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名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
故出除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爲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廉清寡欲
無犯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爲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
芳意也世宗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修正於是朝廷吉
凶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
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
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寔在審位是以列聖格言彪炳綿籍
先儒正論昭著經史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
管說竊見所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旣曰職司請
陳膚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
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

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兆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曰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舍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之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爲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

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棟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為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太宰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稷社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蓋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為洛陽界內神祠今並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修理公私於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令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之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忝今職考括墳籍博採羣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隙野整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為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高祖於代都詔中書監

高閭太常少卿陸琇并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為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管理世宗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則無以垂之萬葉為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頻煩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既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為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酬答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通尚書述奏仍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為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

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即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唯誠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所

植之木按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以爲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世祖從之芳沈雅方正槩尚甚高經傳多通高祖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東宮高祖欲爲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高祖歎其謙慎更敕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女高祖乃爲恂聘之與鄭懿女對爲左右孺子焉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于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辨類三卷徐州人地錄二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

卷周官儀禮儀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世宗不許延
昌二年卒年六十一詔賜帛四百匹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
貞

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翰歷徐州別駕兗州左軍府長
史司空諮議參軍屢爲行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轉通直散
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尋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鎮
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曰簡無子弟厥以第三子琰爲後
琰天平中走江南武定末歸國賜爵臨穎縣子

懌弟厥字景興好學疆立善事當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懌爲宰
輔厥皆與其子姪交遊往來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弟往還相
好太后令厥以詩賦授弟元吉歷尚書郎太尉屬中書侍郎冠軍
將軍行南青州事尋徵安南將軍光祿大夫率莊初除國子祭酒

復以本官行徐州事前廢帝時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初
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復領國子祭酒出帝於顯陽殿講孝
經厥爲執經雖訓答論難未能精盡而風采音制足有可觀尋兼
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書及出帝入關齊獻武王至洛責厥而誅
之時年五十二

子騭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弱冠州辟主簿奉使詣闕見莊
帝於顯陽殿問以邊事騭應對敏帝善之遂敕除員外散騎侍
郎出補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厥之死騭率勒鄉部赴兗州與刺
史樊子鵠抗禦玉師每戰流涕突陳城陷擒送晉陽齊獻武王矜
而赦之文襄王之爲儀同開府以騭爲屬本州大中正武定初轉
中書舍人加安東將軍於時與蕭衍和通騭前後受敕接對其使
十六人出爲司徒右長史未幾遷左長史六年受使兗州行達東

郡暴疾卒時人嗟惜之追贈本將軍南青州刺史

廡弟悅永安中開府記室

悅弟械武定中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械弟粹徐州別駕朱衣直閣粹少尚氣俠兄廡死粹招合部曲就兗州刺史樊子鵠謀應關西大將軍攻討城隕殺之

芳叔撫之孫思祖勇健有將略高祖末入朝歷羽林監梁沛二郡太守員外常侍屢爲統軍南征累著功捷任城王之圍鍾離也蕭衍遣其剋軍將軍張惠紹及彭瓮張豹子等率衆一萬送糧鍾離時思祖爲平遠將軍領兵數千邀衍餉軍於邵陽遣其長史元龜少騎一千於鍾離之北遏其前鋒錄事參軍繆琰掩其後思祖身率精銳橫衝其陳二軍合擊大破之擒惠紹及衍驍騎將軍祁陽縣開國男趙景悅悅弟寧遠將軍景修寧遠將軍梅世和屯騎校尉

任景攸長水校尉邊欣越騎校尉賈慶真龍驤將軍徐敞等俘斬數千人尚書論功擬封千戶侯思祖有二婢美姿容善歌舞侍中元暉求之不得事遂停寢後除揚烈將軍遼西太守思祖於路叛奔蕭衍衍以思祖爲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頻寇淮北數年而死續子晰歷蕭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戍朐山朐山人王萬壽斬晰送首以朐山內附并晰子玠於京師數年後以玠爲給事中汝陽太守正光初自郡南叛

芳從子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任於劉彧並有各位懋聰敏好學博綜經史善草隸書多識竒字世宗初入朝拜員外郎遷尚書外兵郎中加輕車將軍芳甚重之凡所撰制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袁翻常爲議主達於從政臺中疑事成所訪決受詔參議新令性沈雅厚重善與人交器宇淵曠風流甚美

時論高之尚書李平與之結莫逆之友遷步兵校尉領郎中兼東
官中舍人轉員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
陟之法甚有條貫肅宗初大軍攻硤石懋爲李平行臺郎中城拔
懋頗有大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劉生堂堂
搢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爲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之士撰成
儀令懌爲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馬熙平二
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貧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才儔
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謚曰宣簡懋詩誄賦頌
及諸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子筠字士貞司員外散騎侍郎歷河南郡丞中散大夫徐州大中
正祕書丞天平初卒贈前將軍徐州刺史

子規早卒

筠弟筮字士文少而聰惠年十二詣尚書王衍衍與語大奇之遂
與太傅李延寔祕書李凱上疏薦之拜祕書郎筮亦善士興和元
年卒年二十八無子兄子矩繼

懋從叔元孫養志丘園不求聞達高祖幸彭城起家拜蘭陵太守
治以清靜爲名卒官

子長文高祖擢爲南充州冠軍府長史帶譙郡太守被圍糧竭固
節全城以功賜爵下邑子遷魯郡太守高祖爲太子恂納其女爲
孺子卒

子敬先襲爵

敬先弟徽奉朝請徐州治中

長文弟永字履南頗好將略累著征戰之勤歷位中散大夫龍驤
將軍神龜中兼大鴻臚卿持策拜高麗王安還除范陽太守

芳族兄僧利輕財通俠甚得鄉情高祖幸徐州引見善之拜徐州別駕遷沛郡太守後遂從容鄉里不樂臺官積十餘年朝議慮其有二志徵拜輕車將軍羽林監卒官
長子世雄至太山太守

世雄弟世明字伯楚頗涉書傳自奉朝請稍遷蘭陵太守彭城內史屬刺史元法僧以城外叛遂送蕭衍衍欲加封爵世明固辭不受頻請衍乞還衍聽之肅宗時徵爲諫議大夫孝莊末除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時尙朱世隆等威權自己四方怨叛城民王乞得逼劫世明據州歸蕭衍衍封世明開國縣侯食邑千戶征西大將軍郢州刺史又加儀同三司世明復辭不受固請北歸衍不奪其意乃躬餞之於樂遊苑世明既還奉送所持節身歸鄉里自是不復入朝常以射獵爲適興和三年卒於家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徐州刺史

子禕字彥英武定末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初蘭陵繆儼靈奇與彭城劉氏才望略等及彭城內附靈奇弟子承先隨薛安都至京師賜爵襄賁子尋還徐州數十年間了無從宦者世宗末承先子彥植襲爵見叙稍遷伏波將軍羽林監彥植恭慎長厚爲時所稱

時滎陽鄭演仕劉彧爲琅邪太守屬徐州刺史薛安都將謀內附演贊成其事顯祖初入朝以功除冠軍將軍彭城太守洛陽侯後拜太中大夫改爵雲陽伯卒贈幽州刺史謚曰懿其子孫因此遂家彭泗

子長猷以父勲起家拜寧遠將軍東平太守尋轉沛郡人爲南主客郎中太尉屬襲爵雲陽伯車駕南伐旣剋宛城拜長猷南陽太

守及鑾輿將反詔長猷曰昔曹公剋荊州留蒲寵於後朕今委卿此郡兼統戎馬非直綏初附以扞城相託特賜練二百疋高祖崩於南陽斂於其郡尋徵護軍長史世宗初壽春歸款兼給事黃門侍郎持節宣慰及任城王爲揚州刺史詔長猷爲諮議參軍帶安豐太守轉徐州武昌王府長史帶彭城內史徵拜諫議大夫轉司徒諮議遷通直散騎常侍永平五年卒謚曰貞侯

子廓襲卒

子元休襲與和中睢州刺史齊受禪爵例降

元休弟憑字元祐武定中司徒從事中郎

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當乞言之重抑亦曠世一時肇旣聿脩克隆堂構正情梗氣顛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亢節臣權之日顧視羣公其風固以遠矣劉芳矯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識爲世儒宗亦當年之師表也懋才流識學有名士之風見重於世不虛然矣

魏書卷五十六

西川牛鳳尊
氏周回甫

列傳第四十四

鄭羲

崔辯

鄭羲字幼麟，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也。曾祖豁，慕容垂太常卿。父曠，不仕。娶于長樂潘氏，生六子，粗有志氣。而羲第六，文學為優弱。冠舉秀才，尚書李孝伯以女妻之。高宗末，拜中書博士。天安初，劉彧司州刺史常珍奇據汝南來降，顯祖詔殿中尚書元石為都將赴之，并招慰淮汝。遣羲參石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既相見，議欲頓軍於汝北，未即入城。羲謂石曰：「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雖出其非意，要以全制為勝。」石從羲言，遂策馬徑入其城。城

中尚有珍奇親兵數百人在珍奇宅內石旣尅城意益驕怠置酒
嬉戲無警防之虞義謂石曰觀珍奇甚有不平之色可嚴兵設備
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燒府廂屋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
乃止明且義齋白虎幡慰郭邑衆心乃定明年春又引軍東討汝
陰劉彧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率精銳攻之不克遂退至陳
項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諸將心樂早還咸稱善計義曰今張
超驅宋本市負檐石宋本作有蟻聚窠城愈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
當走可翹足而待成擒物也而欲棄還長社道塗懸遠超必脩城
深塹多積薪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
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尅之
竟如義策淮北平遷中書侍郎延興初陽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
惑動衆擾亂京索以義河南民望爲州郡所信遣義乘傳慰諭義

到宣示禍福重加募賞旬日之間衆皆歸散智度奔潁川尋見擒
斬以功賜爵平昌男加鷹揚將軍高祖初兼員外散騎常侍假寧
朔將軍陽武子使於鄧準中山王叡寵幸當世並置王官義爲其
傅是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乏因請假歸遂磐桓不返及李冲貴寵
與義姻好乃就家徵爲中書令文明太后爲父燕宣王立廟於長
安初成以義兼太常卿假滎陽侯具官屬詣長安拜廟刊石建碑
於廟門還以使功仍賜侯爵加給事中出爲安東將軍西兗州刺
史假南陽公義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吝民有禮餉者皆不
與杯酒饜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以李冲之親法官不之糾
也酸棗令鄭伯孫鄆城令童騰別駕賈德治中申靈度並在任廉
貞勤恤百姓義皆申表稱薦時論多之文明太后爲高祖納其女
爲嬪徵爲祕書監太和十六年卒贈帛五百疋尚書奏謚曰宣詔

曰蓋棺定謚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治道明範故何曾幼孝良史不改繆醜之名賈克寵晉直士猶立荒公之稱義雖宿有文業而治關廉清稽古之効未光於朝策昧貨之談已形於民聽謚以善問殊乖其衷又前歲之選匪由備行克舉自荷後任勲績未昭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長子懿字景伯涉歷經史善當世事解褐中散尚書郎稍遷驃騎長史尚書吏部郎太子中庶子襲爵榮陽伯懿閑雅有治本為高祖所器遇拜長兼給事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世宗初以從弟思和同咸陽王禧之逆與弟通直常侍道昭俱坐總親出禁拜太常少卿加冠軍將軍出為征虜將軍齊州刺史尋進號平東將軍懿好勸課善斷決雖不潔清義然後取百姓猶思之永平三年卒贈

本將軍兗州刺史謚曰穆

子恭業襲爵武定三年坐與房子遠謀逆伏誅

懿弟道昭字僖伯少而好學綜覽羣言初為中書學生遷祕書郎拜主文中散從員外散騎侍郎祕書丞兼中書侍郎從征沔漢高祖饗侍臣於懸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焉樂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內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邢巒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高祖謂道昭曰自比遷務雖猥與諸才雋不廢詠綴遂命邢巒總集叙記當尔之年卿頻丁艱禍每

朱明錫云史稱懿雖不潔清義然後取天下豈有義然後取之名而猶被不潔之名者乎魏以祇讀章句不諳大旨一寓徑傳附會即欺乃知禮義之文中相應以不敢望見吾立可馬也李氏豈仍不刑也是一病

眷文席常用慨然尋正除中書郎轉通直散騎常侍北海王詳爲司徒以道昭與琅邪王秉爲諮議參軍遷國子祭酒道昭表曰臣竊以爲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於學今國子學堂房粗置弦誦闕介城南太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藜藿蕪穢遊兒牧豎爲之歎息有情之輩實亦悼心况臣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回神紆眄賜垂鑒察若臣微意萬一合允求重敕尚書門下考論營制之模則五雍可翹立而興毀銘可不日而就樹舊經於帝京播茂範於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不從廣平王懷爲司州牧以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爲州都道昭又表曰臣聞唐虞啟運以文德爲本殷周致治以道藝爲先然則禮樂者爲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是故周敷文教四海宅心曾秉周禮彊齊歸義及至戰國紛紜干戈遞用五籍灰焚羣儒坑歿仁義之經貴戰爭之術遂使

天下分崩黔黎荼炭數十年間民無聊生者斯之由矣爰暨漢祖於行陳之中尚優引叔孫通等光武中興於撥亂之際乃使鄭衆范升校書東觀降逮魏晉何嘗不殷勤於篇籍篤學於戎伍伏惟大魏之興也雖羣凶未殄戎馬在郊然猶招集英儒廣開學校用能闡道義於八荒布盛德於萬國教靡不懷風無不偃今者乘休平之基開無彊之祚定鼎伊瀍惟新寶曆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懷擊壤之慶而蠢介聞吳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停鑿佇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等妙選英儒以崇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今垂將一紀學官凋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寔由於

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越會未款，務脩道以來之遐方。後服敷文教而懷之，垂心經素，優柔境籍，將使化越軒唐，德隆虞夏。是故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旣脩，生徒未立。臣學陋全經，識蔽篆素，然往年刪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脩，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自介迄今，未蒙報判。但廢學歷年，經術淹滯，請學令并制，早敕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集。詔曰：具卿崇儒敦學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尋班施行，無遠可謂。職思其憂，無曠官矣。道昭又表曰：竊惟鼎遷中縣，年將一紀，縉紳褫業，俎豆闕聞。遂使濟濟明朝，無觀風之美，非所以光國宣風，納民軌義。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並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故當以臣記淺濫官，無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宇旣脩，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

後生覩徙義之機，學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廟旣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遷祕書監，滎陽邑中正，出爲平東將軍，光州刺史，轉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復入爲祕書監，加平南將軍，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相州刺史。謚曰文恭。道昭好爲詩賦，凡數十篇。其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爲吏民所愛。

子嚴祖，頗有風儀，粗觀文史，歷通直郎，通直常侍，輕躁薄行，不脩士業，傾側勢家，乾沒榮利，閨門穢亂，聲滿天下。出帝時，御史中尉綦雋劾嚴祖與宗氏從姊姦通，人士咸恥言之。而嚴祖聊無愧色。

牽靜初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鴻臚卿，出爲北豫州刺史。仍本

將軍，罷州還，除鴻臚卿，卒。贈都督豫兗潁三州諸軍事。

闕二

將軍

司空公豫州刺史

嚴祖弟敬祖，性亦麤疎，起家著作，佐郎，儼之敗也。爲鄉人所害。

敬祖弟述祖武定中尚書

述祖弟遵祖祕書郎卒贈輔國將軍光州刺史

遵祖弟順卒於太常丞自靈太后預政姪風稍行及元叉擅權公為姦穢自此素族各家遂多亂雜法官不加糾治婚宦無貶於世有識咸以歎息矣義五兄長白麟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並恃豪門多行無禮鄉黨之內疾之若讐

白麟孫道慄隨郡太守

小白中書博士

子胤伯有當世器幹自中書博士遷侍郎轉司空長史高祖納其女為嬪出為建成威將軍東徐州刺史轉廣陵王征東府長史帶齊郡內史卒於鴻臚少卿謚曰簡

子希儁未官而亡

子道育武定中開封太守

希儁弟幼儒好學脩謹時望甚優丞相高陽王雍以女妻之歷尚書郎通直郎司州別駕有當官之稱卒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景幼儒亡後妻淫蕩兇悖肆行無禮子敬道敬德並亦不才俱走於關右幼儒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為令德不幸得如此婦今死復重死可為悲嘆

胤伯弟平城太尉諮議廣陵王羽納其女為妃出為東平原太守性清狂使酒為政貪殘卒贈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

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早知名舉司州秀才以射策高第除幽州平北府外兵參軍轉太學博士領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遊款肅宗釋奠詔伯猷錄義安豐王延明之征徐州也引為行臺郎中事寧還都遷尚書外兵郎中典起居注以軍功賜爵陽武子稍

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前廢帝初以舅氏超受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久之爲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護軍將軍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於蕭衍前後使人蕭衍令其侯王於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猷之行衍令其領軍將軍臧盾與之相接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在州貪恣妻安豐王元延明女專爲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乃誣良民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已誅其丈夫婦女配沒百姓怨苦聲聞四方爲御史糾劾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王作相每誡厲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爲諭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其年卒年六十四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兗州刺史伯猷弟仲衡武定中儀同開府中郎仲衡弟輯之解褐奉朝請領侍御史以軍功賜爵城臯男稍遷黎

陽太守屬元顥入洛令其舅范遵鎮守滑臺與輯之隔岸相對遵潛軍夜渡規欲掩襲輯之率厲城民拒河擊之遵遂遁走朝廷嘉之除司州別駕尋轉司空長史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靜初除征南將軍東濟北太守帶肥城戍主男如故天平四年卒時年四十九贈都督北豫梁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度支尚書北豫州刺史

輯之弟懷孝武定中司徒諮議

洞林字敬叔司州都官從事滎陽邑中正濮陽太守坐貪穢除名子籍字承宗徐州平東府長史

籍弟瓊字祖珍有彊幹之稱自太尉諮議爲范陽太守治頗有聲卒贈太常少卿孝昌中弟儼寵要重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瓊兄弟雍睦其諸娣姒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內有無相通爲時人所稱

美

子道邕歿關西儼事在恩倖傳

敬叔弟士恭燕郡太守孝昌中因儼之勢除衛尉少卿尋遷左將軍瀛州刺史時葛榮寇竊河北州城淪陷不獲之鎮尋除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又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永熙中卒贈驃騎將軍冀州刺史重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貞

長子子貞司空掾遷從事中郎南充州開府司馬

子貞弟子湛齊濟二州長史光祿大夫

子湛弟昭伯武定中東平太守

昭伯弟子嘉早卒

子大護武定中司空戶曹參軍

叔夜子伯夏司徒諮議東萊太守卒贈冠軍將軍太常少卿青州

刺史

子忠字周子右軍將軍鎮遠將軍卒贈平東將軍徐州刺史

弟豪長水校尉東平原太守

伯夏弟謹字仲恭琅邪太守

子嵩賓歷尚書郎員外常侍稍遷至左光祿大夫卒

連山性嚴暴撻撻僮僕酷過人理父子一時爲奴所害斷首投馬

槽下乘馬北逝其第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披髮率村義馳騎追

之及於河奴乘馬投水思明止將從不聽放矢乃自射之一發而

中落馬隨流衆人擒執至家鬻而殺之思明及弟思和並以武功

自効思明至驍騎將軍直閣將軍坐弟思和同元禧逆徙邊會赦

卒於家後贈冠軍將軍濟州刺史

子先護少有武幹解褐員外郎轉通直郎莊帝之居藩也先護深

自結託及尔朱榮稱兵向洛靈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等固守河
梁先護聞莊帝卽位於河北遂開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開國侯
邑七百戶轉通常侍加鎮北將軍尋除前將軍廣州刺史假平南
將軍當州刺督時妖賊劉舉於濮陽起逆詔先護以本官爲東道
都督討舉平之還鎮後元顥入洛莊帝北巡先護據州起義兵不
受顥命顥遣上書令臨淮王彧率衆討之先護出城拒戰莊帝還
京嘉其誠節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襄廣二州諸軍事鎮南將
軍刺史如故進爵郡公增邑一千三百戶尋轉征西將軍東雍州
刺史假車騎將軍當州都督常侍如故末之任又轉都督二豫東
雍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豫州刺史餘官如故又兼尚書右僕射
二豫鄆潁四州行臺尋除車騎將軍左衛將軍及尔朱榮死徐州
刺史尔朱仲遠擁兵向洛前至東郡諸軍出討不能制之乃詔先
護以本官假驃騎將軍大都督領所部與行臺楊昱同討之莊帝
又遣都督賀拔勝討仲遠勝於陳降賊戰士離心尋聞京師不守
先護部衆逃散遂竄伏於南境前廢帝初仲遠遣人招誘之旣出
而害焉出帝時贈持節都督青齊濟兗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開國如故

思和歷太尉中兵參軍同元禧之逆伏法

子康業通直郎出帝時坐事賜死

子彬武定末齊王相國中兵參軍

思和弟季長太學博士卒

子喬歷司州治中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

義叔父簡簡孫尚壯健有將略屢爲統軍東西征討以軍功賜爵
汝陽男歷位尚書郎步兵校尉驍騎將軍遷輔國將軍太尉司馬

出爲濟州刺史將軍如故爲政寬簡百姓安之卒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謚曰惠

子貴賓襲解褐北海王國常侍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尚書金部郎以公坐免官久之兼太尉屬卒贈征虜將軍荊州刺史

子景裕襲武定末儀同開府行參軍

貴賓弟次珍卒於員外常侍贈安東將軍光州刺史

貴賓異母弟大倪小倪皆麤險薄行好爲劫盜侵暴鄉里百姓毒患之普泰中並爲余朱仲遠所殺

尚從父兄雲字道漢歷雁門濮陽二郡貪穢狼籍肅宗時納賄劉

騰得爲龍驤將軍安州刺史坐遷舉受賄爲御史所糾因暴病卒

雲從父兄子敬賓自祕書郎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魏郡太守

金紫光祿大夫

子士淵司空行參軍

義從父兄德玄顯祖初自淮南內附拜滎陽太守

子頴考太和中復爲滎陽太守卒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開封侯

謚曰惠

子洪建太尉祭酒同元禧之逆與弟祖育同伏法永安中特追贈

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子士機性識不周多有短失歷散騎侍郎司空從事中郎中書郎

卒

子道蔭武定末開府行參軍

祖育太尉祭酒亦特贈平東將軍豫州刺史

祖育弟仲明奉朝請稍遷太尉屬以公彊當世爲從弟儼所昵除

滎陽太守儼慮世難欲以東道託之建義初仲明弟季明遇害河

陰儼後歸之欲與起兵尋爲城民所殺

仲明兄洪健李冲女壻建義初莊帝以仲明舅氏之親其弟與謀扶戴仲明之死也且有奉國之意乃追封安平縣開國侯邑七百戶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

長子道門仲明初謀起義令道門說大都督李叔仁於大梁叔仁始欲同舉後聞莊帝已立叔仁子拔江乃斬道門建義中特贈立節將軍瓜州刺史

道門弟孝邕襲天保初爵隨例降

仲明弟季亮司徒城局參軍員外常侍卒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青州刺史

季亮弟季明釋褐太學博士正光中譙郡太守帶渦陽戍主頗爲蕭衍遣將攻圍兵糧寡少外援不接季明孤城自守卒得保全朝

廷嘉之封安德縣開國伯邑七伯戶累遷平東將軍光祿少卿武泰中潛通介朱榮謀奉莊帝及在河陽遂爲亂兵所害事寧追封南潁川郡開國公食邑千五百戶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定州刺史

子昌襲武定末司徒城局參軍天保初爵隨例降

崔辯字神通博陵安平人學涉經史威儀整峻顯祖徵拜中書博士散騎侍郎平遠將軍武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爲務年六十二卒贈安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恭

長子景儁梗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脩徵拜中書博士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受敕接蕭贖使蕭琛范雲高祖賜名爲逸後爲員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參定朝儀雅爲高祖所知重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轉通直散

騎常侍廷尉少卿卒朝廷悼惜之贈以本官

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以世宗挽郎除冀州鎮北府墨曹參軍太尉記室參軍叔楷爲殷州巨倫仍爲長史北道別將在州陷賊歛恤亡存爲賊所義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爲黃門侍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倫賦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吐出舌以此自晦獲免未幾潛結死士數人夜中南走逢賊遊騎數百俱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生一尺也便欺賊曰吾受救而行賊不信共熱火觀救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帥餘人因與奮擊殺傷數十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而去夜陰失道惟看佛塔戶而行到洛朝廷嘉之授持節別將北討初楷喪之始巨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殯并竊家口以歸尋授國子博士莊帝卽位假

節中堅將軍東濮陽太守假征虜將軍別將時河北紛梗人士避賊多住郡界歲儉飢乏巨倫傾資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元顥入洛據郡不從莊帝還宮行西兗州事封漁陽縣開國男邑二百戶尋除光祿大夫三年卒時年四十四

子武襲武定中懷州衛軍府錄事參軍齊受禪爵例降初巨倫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類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篤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崔氏與翼書詩數十首辭理可觀

逸弟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亦如之出後其叔雅有志度起家奉朝請歷太尉祭酒尚書金部郎中太尉主簿轉中郎遷太子家令以公事免神龜中詔復本資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出除魯陽太

守正光二年襄陽民密求款附詔模為別將隸淮南王世遵率眾
赴之事覺模焚襄陽邑郭而還坐不剋免官及蕭寶夤討關隴引
模為西征別將屢有戰功除持節光祿大夫都督別道諸軍事加
安東將軍萬俟醜奴遣將郝虎南侵模攻破其營擒虎以功封槐
里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於時將督敗殺者多模挫敵持重號為各
將後假征東將軍行岐州事未幾擊賊入深沒於陳贈撫軍將軍
相州刺史永熙中追錄前勲又贈都督定相冀三州諸軍事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子士護

模弟楷字季則美風望性剛梗有當世幹具釋褐奉朝請員外散
騎侍郎廣平王懷文學正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被刑戮惟楷
與楊昱以數諫獲免後為尚書左主客郎中伏波將軍太子中舍
人左中郎將以黨附高肇為中尉所劾事在高聰傳楷性嚴烈能

摧挫豪彊故時人語曰莫徠都買反獬孤楷反付崔楷於時冀定數州

頻遭水害楷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萬姓為心故矜傷
軫於造次求瘼結於寢興黎民阻飢唐堯致歎眾庶斯饑帝乙罰
已良以為政與農實繫民命水旱緣茲以得濟夷險用此而獲安
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長河激浪洪波汨流川陸連濼原隰通望
彌漫不已汎濫為災戶無擔石之儲家有藜藿之色華壤膏腴變
為烏鹵菽麥禾黍化作藿蒲斯用痛心徘徊潛然佇立也昔洪水
為害四載流於夏書九土既平攸同紀自虞誥亮由君之勤恤臣
用劬勞日昃忘餐宵分廢寢伏惟皇魏握圖臨宇惣契裁極道敷
九有德被八荒槐階棘路實維英哲虎門麟閣寔曰賢明天地函
和日月光曜自比定冀水潦無歲不飢幽瀛川河頻年汎溢豈是
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以人事而然非為運極昔魏國鹹鳥史起

西之茲地荒蕪臣實爲取不揆愚瞽輒敢陳之計水之湊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是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宜防旣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井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涓澮分立隄塹所在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鈎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逶迤過瀉其境瀉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麾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脉流樹板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瞰睇州原明審通塞當境脩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卽以高下營田

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其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爲中古井田之利卽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遙途遠運惟用舟艫南畝畚菑微事未耜而衆庶未爲饑色黔首罕有飢顏豈天德不均致地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茲豐饒臣旣鄉居水際日覩荒殘每思鄭白屢想王李夙宵不寐言念皇家愚誠丹款實希效力有心螢爝乞暨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飢荒之士鄴宰深笑息自一朝臣之至誠申於今日詔曰頻年水旱爲患黎民阻飢靜言念之吳不違食鑒此事條深協在慮但計畫功廣非朝夕可合宜付外量聞事遂施行楷用功未就詔還追罷久之京兆王繼爲大將軍西討引楷爲司馬還轉後將軍廣平太守後葛榮轉盛諸將拒擊並皆失利孝昌初加楷持節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兼

尚書北道行臺尋轉軍司未幾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楷爲
刺史加後將軍楷至州表曰竊惟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
長山東漸巨野項國路康寧四方有截仍聚姦宄桴鼓時鳴況今
天長喪亂妖災間起定州逆虜趙趙北界鄴下兇燼蠶噬腹心兩
處犬羊勢足并合城下之戰匪暮斯朝臣以不武屬此屏捍實思
効力以弱敵疆析骸煮弩固此忠節但基趾造創庶事茫然升儲
尺刃聊自未有雖欲竭誠莫知攸濟謹列所須兵仗請垂矜許必
當虎視一方遏其侵軼肅清境內保全所委詔付外量竟無所給
葛榮自破章武廣陽二王之後鋒不可當初楷將之州人咸勸留
家口單身述職楷曰貪人之祿憂人之事如一身獨往朝廷謂吾
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爲人固志也遂合家赴州三年春賊勢
已逼或勸減小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兒夜出旣而召寮屬

共論之咸曰女郎出嫁之女郎君小未勝兵留之無益去復何損
且使君在城家口尚多足固將士之意竊不足爲疑楷曰國家豈
不知城小力弱也置吾死地令吾死耳一朝送免兒女將謂吾心
不固虧忠全愛臧獲恥之況吾荷國重寄也遂命追還州旣新立
了無禦備之具及賊來攻楷率力抗拒疆弱勢懸每勒兵士撫厲
之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身速戰半旬死者
相枕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時年五十一長子士元舉
茂才平州錄事參軍假征虜將軍防城都督隨楷之州州陷亦戰
歿楷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歎焉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軍
將軍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士元弟士謙士約並歿關西

士約第士順儀同開府行參軍

士元息勵德武定中司徒城局參軍

史臣曰鄭義機識明悟為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並當榮遇其濟美矣嚴祖穢薄忝其家世幼儒令問促年伯猷賄以敗業惜乎崔辯器業著聞位不遠到逸經朋行高籍甚太和之日德優官薄仍世恨之模雄壯之烈楷忠貞之操殺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亦何能以若此

魏書卷五十六

列傳四十四

終

西州中鳳章氏闕而南浦

魏書卷五十七

西州中鳳章氏闕而南浦

列傳第四十五

高祐

崔挺

高祐字子集小名次奴勃海人也本名禧以與咸陽王同名高祖賜名祐司空允從祖弟也祖展慕容寶黃門即太祖平中山內徙京師卒於三都大官父讜從世祖滅赫連昌以功拜游擊將軍賜爵南皮子與崔浩共參著作遷中書侍郎轉給事中冀青二州中正假散騎常侍平東將軍禧縣侯使高麗卒贈安南將軍冀州刺史假滄水公謚曰康祐兄祚襲爵東青州刺史祐博涉書史好文字雜說材性通放不拘小節初拜中書學生轉博士侍郎以祐招下邵郡羣賊之功賜爵建康子高宗末兗州東郡吏獲一異獸獻

之京師時人咸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鮫鯉
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者乎又有人於零丘得
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
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顯祖初劉義隆子義陽王昶來奔薛
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高祖拜祕書令後與丞李彪
等奏曰臣等聞典謨興話言所以光著載籍作成事所以昭揚然
則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錄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言動之實
錄也夏殷以前其文弗具自周以降典章備舉史官之體文質不
同立書之旨隨時有異至若左氏屬詞比事兩致並書可謂存史
意而非全史體逮司馬遷班固皆博識大才論叙今古曲有條章
雖周達未兼斯寔前史之可言者也至於後漢魏晉咸以放焉惟
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均以後至於成帝其間世數久遠

是以史弗能傳臣等疎陋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
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合事類
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脩綴事可備盡伏惟陛下先天開
物洪宣帝命太皇太后淳耀二儀惠和王度聲教之所漸洽風譯
之所覃加固已義振前王矣加太和以降年未一紀然嘉符禎瑞
備臻於往時洪功茂德事萃於曩世會稽佇玉牒之章岱宗想石
記之列而祕府策勳述美未盡將令皇風大猷或闕而不載功臣
懿績或遺而弗傳著作即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
人三年有成矣然後大明之德功光于帝篇聖后之勲業顯于皇
策佐命忠貞之倫納言司直之士咸以備著載籍矣高祖從之高
祖從容問祐曰比水旱不調五穀不熟何以止災而致豐稔祐對
曰昔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同前聖其如小旱何但

當旌賢佐政敬授民時則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昔宋
鈞樹德害獸不過其鄉卓茂善教蝗蟲不入其境彼盜賊者人也
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宰守貞良則盜止矣祐又上疏云今
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
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勲舊之臣雖年勤可
錄而才非撫人者則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玉者
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高祖皆善之加給事中冀州大中
正餘如故時李彪專統著作祐爲令時相關預而已出爲持節輔
國將軍西兗州刺史假東光侯鎮滑臺祐以郡國雖有太學縣黨
宜有鬻序乃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
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供行客不聽婦人寄春取水又設禁
賊之方令五五相保若盜發則連其坐初雖似煩碎後風化大行
寇盜止息轉宋王劉昶傳以昔參定律令之勤賜帛五百疋粟五
百石馬一匹昶以其官舊年耆雅相祗重妓妾之屬多以遺之拜
光祿大夫傳如故昶薨後徵爲宗正卿而祐留連彭城久而不赴
於是尚書僕射李冲奏祐散逸准徐無事稽命處刑三歲以贖論
詔免卿任還復光祿太和二十三年卒太常議謚曰煬侯詔曰不
遵上命曰靈可謚爲靈

子和璧字僧壽有學問中書博士早卒

和璧子顥字門賢學涉有時譽自司空參軍轉負外郎襲爵建康
子遷符璽郎中出爲冀州別駕未之任屬刺史元愉據州反世宗
遣尚書李平爲都督率衆討之平以顥彼州領袖乃引爲錄事參
軍仍領統軍軍機取捨多與參決擒愉之後別黨千餘人皆將伏
法顥以爲擁逼之徒前許原免宜爲表陳請平從之於是咸蒙全

濟事定，顯仍述職時軍旅之後，因之飢饉，顯爲綱紀，務存寬靜。甚收時譽，尋加陵江將軍，坐事免。久之，除鎮遠將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征虜將軍，仍中散。卒時年四十九，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史謚曰惠。

子德正，襲武定中黃門侍郎。

顯弟雅，字興賢，有風度，自給事中，稍遷司徒府錄事參軍、定州撫軍府長史。卒年三十四。天平中，追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冀州刺史。史。

子德乾，早有令問，任城太守卒。

雅弟諒，字脩賢，少好學，多識強記。居喪以孝聞。太和末，京兆王愉開府，辟召高祖妙簡行佐，諒與隴西李仲尚、趙郡李鳳起等同時應選，稍遷太尉主簿、國子博士。正光中，加驍騎將軍，爲徐州行臺。

至彭城，屬元法僧反，逼諒同之。諒不許，爲法僧所害。時年四十。一朝廷痛惜之，贈左將軍、滄州刺史。又下詔以諒臨危授命，誠節可重，復贈使持節、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贈帛二百匹。優一子出身，謚曰忠侯。三子長惠，勝武定中司徒外兵參軍，諒造親表譜錄四十許卷，自五世已下，內外曲盡覽者，服其博記。

祐弟欽，幼隨從叔濟使於劉義隆，還爲中書學生，遷祕書中散，年四十餘卒。

子法永，諸王從事中郎，亦早亡。

祐從父弟次同，永安末，撫軍將軍、定州刺史。

子乾邕，永熙中司空，公長樂郡開國公。

乾邕弟敖，曹天平中司徒，公京兆郡開國公。

崔挺，字雙根，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贊，魏尚書僕射。五世祖洪，晉

吏部尚書父鬱濮陽太守挺幼居喪盡禮少敦學業多所覽究推人愛士州閭親附焉每四時與鄉人父老書相存慰辭旨款備得者榮之三世同居門有禮讓於後頻值飢年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時穀糴踊貴鄉人或有贍者遺挺辭讓而受仍亦散之貧困不爲畜積故鄉邑更欽歎焉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以工書受敕於長安書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賜爵泰昌子轉登聞令遷典屬國下大夫以參議律令賜布帛八百匹穀八百石馬牛各二尚書李冲甚重之高祖以挺女爲嬪太和十八年大將軍宋王劉昶南鎮彭城詔假立義將軍爲昶府長史以疾辭免乃以王肅爲長史其被寄遇如此後除昭武將軍光州刺史威恩並著風化大行十九年車駕幸兗州召挺赴行在所及見引諭優厚又

問挺治邊之略因及文章高祖甚悅謂挺曰別卿已來倏焉二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時可觀之又顧謂侍臣曰擁旄者悉皆如此吾何憂哉復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彞兼侍中巡行風俗見挺政化之美謂挺曰彞受使省方採察謠訟入境觀政實愧清使之名州治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峯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嶽一邦遊觀之地也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秋夏之際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神相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惟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邕畏照動而之燕廷既代卽爲風雹所毀於後作復尋壞遂莫能

習李記言曰崔挺稱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詞趣弘雅非落胡士大夫所能道也觀其安恬進退之際夷夏不可榮辱庶幾

君子之夙矣芥蒼觀事亦當記王尊水波稍却回還尚見貴前史也

少惡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

吏部尚書父鬱濮陽太守挺幼居喪盡禮少敦學業多所覽究推人愛士州閭親附焉每四時與鄉人父老書相存慰辭旨款備得者榮之三世同居門有禮讓於後頗值飢年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時穀糴踊貴鄉人或有贍者遺挺辭讓而受仍亦散之貧困不爲畜積故鄉邑更欽歎焉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以工書受敕於長安書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賜爵泰昌子轉登聞令遷典屬國下大夫以參議律令賜布帛八百匹穀八百石馬牛各二尚書李冲甚重之高祖以挺女爲嬪太和十八年大將軍宋王劉昶南鎮彭城詔假立義將軍爲昶府長史以疾辭免乃以王肅爲長史其被寄遇如此後除昭武將軍光州刺史威恩並著風化大行十九年車駕幸兗州召挺赴行在所及見引諭優厚又

問挺治邊之略因及文章高祖甚悅謂挺曰別卿已來倏焉二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時可觀之又顧謂侍臣曰擁旄者悉皆如此吾何憂哉復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彞兼侍中巡行風俗見挺政化之美謂挺曰彞受使省方採察謠訟入境觀政實愧清使之名州治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峯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嶽一邦遊觀之地也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秋夏之際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神相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惟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旣代卽爲風雹所毀於後作復尋壞遂莫能立衆以爲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合門充役挺上書以爲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

盜跖之誅豈不哀哉。辭甚雅切。高祖納之。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諸州中正本在論人。高祖將辨天下氏族。仍亦訪定。乃遥授挺本州大中正。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治。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舩隨取。光潤果然。竟不肯受。仍表送京都。世宗卽位。累表乞還。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縑帛贈送。挺悉不納。散騎常侍趙脩得幸。世宗挺雖同州壤。未嘗詣門。北海王詳爲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爲司馬。挺固辭不免。世人皆歎其屈。而挺處之夷然。於後詳攝選衆人。競稱考第。以求遷叙。挺終獨無言。詳曰。崔光州考級並未加授。宜投一牒。當爲申請。遽伯玉恥獨爲君子。亦何故嘿然。挺對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恒典。下官雖慚古賢。不

伐之美。至於自銜求進。竊以羞之。詳大相稱歎。自爲司馬。詳未曾呼名。常稱州號。以示優禮。四年卒。時年五十九。其年冬。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光。州故吏聞凶。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因寺起八關齋。追奉冥福。其遺愛若此。初。崔光之在貧賤也。挺贍遺衣食。常親敬焉。又識邢巒。宋弁於童稚之中。並謂終當遠致世。稱其知人。歷官二十餘年。家資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閨門之內。雍雅如也。舊故多有贈賄。諸子推挺素心。一無所受。有子六人。

長子孝恭。字恭梓。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高祖召見。甚嗟賞之。李彪謂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諭殊優。今當爲羣拜。紀挺曰。卿自欲善處人。父子之間。然斯言。吾所不敢聞也。司徒彭城王勰。板爲行參軍。後除著作。郎襲父爵。尚書令高肇親寵權盛。子植除青州刺

史啟孝芬爲司馬後除司徒記室參軍司空屬定州大中正長於
部判甚有能各府主任城王澄雅重之熙平中澄奏地制八條孝
芬所參定也在府久之除龍驤將軍廷尉少卿孝昌初蕭衍遣將
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酈道元都督河間王琛討之停師城父累
月不進敕孝芬持節齎齊庫刀催令赴接賊退而還荊州刺史李
神儁爲蕭衍遣將攻圍詔加孝芬通直散騎常侍以將軍爲荊州
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以援神儁因代焉於時州
郡內戍悉已陷沒且路由三鵠賊已先據孝芬所統旣少不得徑
進遂從弘農堰渠山道南入遣弟孝直輕兵在前出賊不意賊便
奔散人還安堵肅宗嘉勞之并賚馬及綿絹等物後以元叉之黨
與盧同李獎等並除名徵還又孝芬爲廷尉之日章武王融以贓
貨被劾孝芬按以重法及融爲都督北討鮮于脩禮於時孝芬弟

孝演率勒宗從避賊於博陵郡城爲賊攻陷尋爲賊所害融乃密
啟云孝演入賊爲王遂見收捕合家逃竄遇赦乃出孝昌三年蕭
衍將成景儁率衆逼彭城除孝芬寧朔將軍員外常侍兼尚書右
丞爲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辭靈太后謂孝芬曰卿女今事我兒
與卿便是親舊曾何相負而內頭元叉車中稱此老嫗會須却之
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語假實有此誰能得聞若有聞知此
於元叉親密過臣遠矣乞對言者足辨虛實靈太后悵然意解乃
有愧色景儁築柵造堰謀斷泗水以灌彭城孝芬率大都督李叔
仁柴集等起戰景儁等力屈退走除孝芬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兼
尚書爲徐兗行臺建義初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遠引南賊圍逼
兗州除孝芬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仍兼尚書東道
行臺大都督刁宣馳往救援與行臺于暉接至便圍之侃突圍奔

蕭衍餘悉平定永安二年莊帝聞元顥有內侵之計敕孝芬南赴徐州顥遂潛師向考城擒大都督濟陰王暉業乘勝徑進遣其後軍都督侯暄守梁國城以爲後援孝芬勒諸將馳往圍暄恐顥遣援乃急攻之晝夜不息五日暄遂突出擒斬之俘其卒三千餘人莊帝還宮授西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孝芬久倦外役固辭不行乃除太常卿普泰元年南陽太守趙脩延襲據荊州城囚刺史李琰之招引南寇除孝芬衛將軍荊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又除都督三荆諸軍事車騎將軍假驃騎將軍孝芬已出次改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西兗州刺史太昌初兼殿中尚書尋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尚書後加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出帝入關齊獻武王至洛與尚書辛雄劉廐等並誅時年五十沒其家口天平中乃免之孝芬博文口辯善談論愛好後進終日忻然商權古今閒

以嘲諷聽者忘疲所著文章數十篇有子八人

長子勉字宣祖頗涉史傳有几案才正光初除太學博士莊帝之爲御史中尉啟除侍御史永安初除建節將軍尚書右中兵郎中後太尉豫章王肅贊啟爲諮議參軍郎中如故以舉人失衷爲中尉高道穆奏免其官普泰中兼尚書左丞勉善附會世論以浮競譏之爲尚書令介朱世隆所親待而尚書郎魏季景尤爲世隆知任勉與季景內頗不穆季景陰求右丞奪勉所兼世隆啟用季景勉遂悵快自失尋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兼國子祭酒典儀注太昌初除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敕左右廂出入其家被收之際在外逃免於後乃出見齊獻武王於晉陽王勞撫之天平末王遣勉送勳貴妻子赴定州因得還家屬毋李氏喪亡勉哀號過性遇病卒時年四十七無子弟宣度以子龍後之

勉弟宣猷司徒中郎走於關西

宣猷弟宣度齊王儀同開府司馬

宣度弟宣軌頗有文學尚書考功郎中與弟宣質宣靜宣略並死於晉陽

孝芬弟孝暉字敬業少寬雅早著長者之風彭城王勰之臨定州辟爲主簿釋褐冀州安東府外兵參軍歷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武泰初蠻首李洪扇動諸蠻詔孝暉持節爲別將隸都督李神軌討平之介朱榮之害朝士孝暉與弟孝直攜家避難定陶孝莊初徵拜通直散騎常侍加征虜將軍尋除趙郡太守郡經葛榮離亂之後民戶喪亡六畜無遺斗粟乃至數縑民皆賣鬻兒女夏棊大熟孝暉勸民多收之郡內無牛教其人種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流民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篤百姓賴

之卒於郡時年四十九贈通直散騎常侍平東將軍瀛州刺史謚

曰簡朝議謂爲未申復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

子昂武定中尚書左丞兼度支尚書

孝暉弟孝演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姿貌魁傑少無宦情沈浮鄉里河間王琛爲定州刺史以爲治中晚除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因罷歸及鮮于脩禮起逆孝演率宗屬保郡城爲賊攻陷賊以孝演民望恐移衆心乃害之時年四十無子弟孝直以子士遊爲後

士遊儀同開府倉曹參軍

孝演弟孝直字叔廉身八尺眉目疎朗早有志尚起家司空行參軍尋爲員外散騎侍郎宣威將仍以本官入領直後轉寧遠將軍汝南王開府掾領直寢兄孝芬除荊州詔孝直假征虜將軍別將

總羽林二千騎與孝芬俱行孝直潛師徑進賊遂破走孝芬入城後蕭衍將曹義宗仍在馬圈鼓動順陽蠻夷緣邊寇竊孝直率衆禦之賊皆退散還轉直閣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介朱兆入洛孝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勸督宗人務行禮義後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太昌中又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並辭不赴宗親勸孝直曰榮華人之所願何故陸沈孝直不答年五十八卒於鄉里顧命諸子曰吾才疎效薄於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謚宜循吾意不得祇受若致干求則非吾子敏以時服祭勿殺生其子皆遵行之有四子

長子士順儀同開府行參軍

孝直弟孝政字季讓十歲挺亡號哭不絕見者爲之悲傷操尚貞立博洽經史雅好辭賦喪紀之禮特所留情衣服制度手能執造

太尉汝南王悅辟行參軍年四十九卒

子巖武定中員外常侍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絕內蔬食容貌損瘠見者傷之孝曄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旦參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旣亡之後孝芬等奉承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啟覲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已上皆內李氏之庫四時分賚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

挺弟振字廷根少有學行居家孝友爲宗族所稱自中書學生爲祕書中散在內謹敕爲高祖所知出爲冀州咸陽王禧驃騎府司馬在任久之太和二十年遷建威將軍平陽太守不拜轉高陽內

史高祖南討徵兼尚書左丞留京振旣才幹被擢當世以爲榮後改定職令振本資惟擬五品詔曰振在郡著績宜有褒升除太子庶子景明初除長萊廷尉少卿振有公斷以明察稱河內太守陸琇與咸陽王禧同謀爲逆禧敗事發振窮治之時琇內外親黨及當朝貴要咸爲之言振研覈切至終無縱緩遂斃之於獄其奉法如此正始初除龍驤將軍肆州刺史在任有政績還朝除河東太守永平中卒於郡時年五十九贈本將軍南兗州刺史謚曰定振歷官四十餘載考課恒爲稱職議者善之

長子宜伯早喪

子勁字仲括驃騎參軍

宜伯弟子朗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溫厚有風尚以軍功起家襲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普泰中從兄孝芬爲荊州請爲車騎府司馬

孝芬轉西兗州爲驃騎府司馬太昌初冠軍將軍北徐州撫軍府長史固辭不獲免興和二年中尉高仲密引爲侍御史尋加平西將軍武定中卒子道綱

挺從父弟元珍釋褐司徒行參軍稍遷司徒主簿趙郡王幹開府屬景明中荊州長史久之爲司徒從事中郎有公平稱後遷中散大夫加征虜將軍正光末山胡作逆除平陽太守假右將軍爲別將以討之頻破胡賊郡內以安武泰初改郡爲唐州仍除元珍爲刺史加右將軍以破胡勲賜爵涼城侯尔朱榮之趣洛也遣其都督樊子鵠取唐州元珍與行臺鄴暉拒守不從爲子鵠所陷被害世咸痛之

子叔恭

挺從父弟瑜之字仲璉少孤有學業太和中釋褐奉朝請廣陵王

羽常侍累歷蕃佐入爲司空功曹參軍事太尉主簿遷冀州撫軍府長史後爲揚州平東府長史帶南梁太守蕭衍義州刺史文僧明來降瑜之迎接有勳賜爵高邑男孝昌初除鴻臚少卿三年卒年五十六贈平北將軍瀛州刺史有三子

長子孟舒字長才襲父爵累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興和中除廣平太守卒贈中軍將軍殷州刺史贈平東將軍謚曰康

孟舒弟仲舒武定末鄴縣令仲舒弟季舒給事黃門侍郎

挺從祖弟脩和州主簿

子儉字元恭雅有器度歷太學博士終於符璽郎中

儉弟緒字仲穆定州撫軍府法曹參軍

緒小弟孝忠侍御史祕書郎並有容貌無他才識

緒子子謙尚書郎

子謙弟子讓與侯景同反子謙坐以囚執遇病死於晉陽

子讓弟子廉等並伏法

脩和弟敬邕性長者有幹用高祖時自司徒主簿轉尚書都官郎中所在稱職遷太子步兵校尉景明初毋憂去職後中山王英南討引爲都督府長史加左中郎將以功賜爵臨淄男遷龍驤將軍太府少卿以本將軍出除管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百匹因風入境敬邕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附熙平二年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神龜中卒年五十七贈左將軍濟州刺史謚曰恭

子子盛襲爵除奉朝請

脩和從弟接字顯賓容貌魁偉放邁自高不拘常檢爲中書博士樂陵內史雅爲任城王澄所禮待及澄爲定州刺史接了無民敬

王忻然容下之。後爲冀州安東府司馬。轉樂陵太守。還鄉而卒。挺族子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景明中。太學博士。轉員外散騎侍郎。襲威將軍。旣不爲時知。乃著無談子論。後爲給事中。延昌中。除梁州征虜府長史。熙平初。爲寧遠將軍。廷尉正。每於大獄。多所據明。有當官之譽。時太原王靜自廷尉監。遷少卿。纂恥居其下。乃與靜書。辭氣抑揚。無上下之體。又啟求解任。乃除左中郎將。領尚書三公郎中。未幾。以公事免。後爲洛陽令。正光中。卒。年四十五。贈司徒左長史。凡所製文。多行於世。

長子史。武定末。儀同府長流。叅軍。

纂兄穆。寬雅有度量。州辟主簿。卒。

子暹。武定末。度支尚書。兼右僕射。

纂弟融。字脩業。奉朝請。尚書令高肇出討巴蜀。引爲統軍。還。除員

外散騎侍郎。正光中。定州判。駕年四十二。卒。

子鴻。翻郡功曹。

纂從祖弟遊。字延叔。少有風槩。釋褐。奉朝請。稍遷太尉主簿。江州刺史。陳伯之啟爲司馬。還。除奉車都尉。大都督。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爲錄事。叅軍。尋轉司馬。及英敗於鍾離。遊坐徙秦州。久而得還。大將軍高肇西征。引爲統軍。除步兵校尉。遷豫州征虜府長史。未幾。除征虜將軍。北趙郡太守。並有政績。熙平末。轉河東太守。郡有鹽戶。常供州郡爲兵。子孫見丁從役。遊矜其勞苦。乃表聞。請聽更代。郡內感之。太學舊在城內。遊乃移置城南。閑敞之處。親自說經。當時學者。莫不勸慕。號爲良守。以本將軍。遷涼州刺史。以母憂解任。正光中。起。除右將軍。南秦州刺史。固辭。不免。先是州人楊松柏。楊洛德兄弟。數爲反叛。遊至州。深加招慰。松柏歸款。引爲主簿。稍

以辭色誘之兄弟俱至松柏既州之豪帥感遊恩遇獎諭羣氏咸來歸款且以過在前政不復自疑遊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夏秦州城人殺刺史李彥據州為逆數日之後遊知必不安謀欲出外尋為城人韓祖香孫祿攻於州館遊事窘登樓慷慨悲歎乃推下小女而殺之義不為羣小所辱也尋為祖香等所執害時年五十二永安中贈散騎侍郎鎮北將軍定州刺史

子伏護開府參軍

史臣曰高祐學業優通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陌諸子經傳之器加有捨生之節崔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稱見重於朝野繼世承家門族並著蓋所謂彼有人焉

魏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五

西漢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五

魏書卷五十八

西漢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六

楊播

楊播字延慶自云恒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卒於中山相曾祖珍太祖時歸國卒於上谷太守祖真河內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為廣平太守有稱績高祖南巡吏人頌之加寧遠將軍賜帛三百匹徵為選部給事中有公平之譽除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之任而卒贈以本官加弘農公謚曰簡播本字元休太和中高祖賜改焉母王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修整奉養盡禮擢為中散累遷給事領中起部曹以外親優賜亟加前後萬計進北部給事中詔播巡行北邊高祖親送及戒以軍略未幾除龍驤將軍員外常侍轉衛尉少卿常侍如故與陽平王頤等出漠北擊蠕

蠕大獲而還。高祖嘉其勲，賜奴婢十口。遷武衛將軍，復擊蠕蠕。至居然山而還，除左將軍。尋假前將軍，隨車駕南討。至鍾離，師回詔播領步卒三千，騎五百爲衆軍殿。時春水初長，賊衆大至，舟艦塞川。播以諸軍渡淮未訖，嚴陳南岸，身自居後。諸軍渡盡，賊衆遂集。於是圍播，乃爲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擊，斬殺甚多，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高祖在北而望之，旣無舟舡，不得救援。水勢稍城，播無精騎三百，歷其舟舡，大呼曰：「今我欲渡，能戰者來！」賊莫敢動。遂擁衆而濟。高祖甚壯之，賜爵華陰子。尋除右衛將軍，後從駕討崔慧景。蕭衍於鄧城破之，進號平東將軍。時車駕耀威沔水上，已設宴。高祖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遙在勰朋內，而播居帝曹。遙射侯正中，籌限已滿。高祖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播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彎弓而發，其箭正中。」高祖笑曰：「養由

基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卮酒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今古之殊也。」從到懸瓠，除太府卿，進爵爲伯。景明初，兼侍中，使恒州，贍恤寒乏。轉左衛將軍，出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固辭，乃授安西將軍、華州刺史。至州，借民田爲御史王基所劾，削除官爵。延昌二年卒於家。子侃等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熙平中，乃贈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復其爵。謚曰壯。

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見姪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具耳。」年三十一，襲爵華陰伯，釋褐太尉。汝南王悅騎兵叅軍、揚州刺史長孫稚請爲錄事叅軍。蕭衍豫州刺史裴邃治合肥城，規相掩襲，密購壽春郭人李瓜、花表、建等，合爲內應。邃已篡勒兵士，有期日矣。而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馬頭置

戍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令板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寮咸欲以實答之云無修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遂好小黠今集兵遣移虛構是言得無有別圖也稚深悟之乃云錄事可造移報侃移曰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爲妄構白捺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遂得移謂已知覺便爾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遂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遂別營於黎漿梁城日夕鈔掠稚乃奏侃爲統軍侃叔椿爲雍州刺史又請爲其府錄事叅軍帶長安令府州之務多所委決及蕭寶寅等軍敗北地功曹毛洪賓據郡引寇抄掠渭北侃啟椿自出討之遂購募戰士信宿之間得三千餘人銜枚夜進至馮翊郡西賊見大軍卒至衆情離解洪賓遂通書送質乞求自效於是擒送宿勤明達兄子賊署南平

王烏過仁後雍州刺史蕭寶寅據州反尚書僕射長孫稚討之除侃鎮遠將軍諫議大夫爲稚行臺左丞尋轉通直散騎常侍軍次弘農侃白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關爲壘勝負之理久而無決豈才雄相類筭略抗行當以河山險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縱曹操更出亦無所騁奇必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鬪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旣平長安自剋愚計可錄請爲明公前驅稚曰薛脩義已圍河東薛鳳賢又保安邑都督宗正珍孫停師虞坂久不能進雖有此計猶用爲疑侃曰珍孫本行陳一夫因緣進達可爲人使未可使人一旦受元帥之任處分三軍精神亂矣寧堪圍賊河東治在蒲坂西帶河湄所部之民多在東境脩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村若率衆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

不戰而勝昭然在目稚從之令其子彥等領騎與侃於弘農北渡所領悉是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石錐壁侃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民情向背然後可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者卽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資軍士民遂轉相告報未實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脩義亦卽逃遁長安平侃頗有勳建義初除冠軍將軍東雍州刺史其年州罷除中散大夫爲都督鎮潼關還朝除右將軍岐州刺史屬元顥內逼詔以本官假撫軍將軍爲都督率衆鎮大梁未發詔行北中郎將李莊徙御河北執侃手曰朕停卿蕃寄移任此者正爲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侃曰此誠陛下曲恩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至建

州叙行從功臣自城陽王徽已下凡十人並增三階以侃河梁之誠特加四階侃固辭乞同諸人久乃見許於是除鎮軍將軍度支尚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敷西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及車駕南還顥令蕭衍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效朱榮率軍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爲顥所屠滅榮因悵然將爲還計欲更圖後舉侃曰未審明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有夏州義士指來相應爲欲廣申經略寧復帝基乎夫兵散而更合瘡愈而更戰持此收功自古不少豈可以一圖不全而衆慮頓廢今事不果乃是兩賊相殺則大王之利矣若今卽還民情失望去就之心何由可保未若召發民村惟多縛筏間以舟楫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爲渡勢首尾旣遠顥復知防何處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大笑曰黃門卽奏行此計於是

余朱兆與侃等遂於馬渚楊南渡破顯子領軍將軍寇受擒之顯
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尚書正黃門加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以濟河之功進爵濟北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戶復除其長子師冲
為祕書郎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
直一千侃奏曰昔馬援至隴西嘗上書求復五銖錢事下三府不
許及援徵人為虎賁中郎親對光武申釋其趣事始施行臣頃在
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為而俗弊得改
旨下尚書八坐不許以今況昔即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經御披析
侃乃隨事剖辨孝莊從之乃鑄五銖錢如侃所奏萬俟醜奴陷東
秦遂圍岐州扇誘巴蜀大都督余朱天光率眾西伐詔侃以本官
使持節兼尚書僕射為關右慰勞大使還朝除侍中加衛將軍右
光祿大夫莊帝將圖余朱榮也侃與其內弟李晞城陽王徽侍中

習季記言云方魏盛時門誅族刑在於瞬息而崔浩中外皆以無罪夷滅及其衰也先領悍斷奮起遠商劫執國命河陰之役奉朝看陷而楊侃兄弟

弟闔門百口朝併死是士生於其時無往而可也如椿誠子孫語亦乃石君之流宜無以致禍者豈魏收為楊楷故僅有虛美耶

罪侃從兄昱恐為家禍令侃日見在司

百口侃往赴之秋七月為天光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軍儀同三

司幽州刺史

子純隋襲

播弟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太和中與播俱蒙高祖賜改性寬謹初

拜中散典御廐曹以端慎小心專司醫藥遷內給事與兄播並侍

禁闈又領蘭臺行職改授中部曹析訟公正高祖嘉之及文明太

后崩高祖五日不食椿進諫曰陛下至性孝過有虞居哀五朝水

漿不御羣下惶灼莫知所言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
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

余朱兆與侃等遂於馬渚楊南渡破顯子領軍將軍寇受擒之顯
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尚書正黃門加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以濟河之功進爵濟北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戶復除其長子師冲
爲祕書郎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
直一千侃奏曰昔馬援至隴西嘗上書求復五銖錢事下三府不
許及援徵入爲虎賁中郎親對光武申釋其趣事始施行臣頃在
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爲而俗弊得改
旨下尚書八坐不許以今況昔卽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經御披析
侃乃隨事剖辨孝莊從之乃鑄五銖錢如侃所奏萬俟醜奴陷東
秦遂圍岐州扇誘巴蜀大都督余朱天光率衆西伐詔侃以本官
使持節兼尚書僕射爲關右慰勞大使還朝除侍中加衛將軍右
光祿大夫莊帝將圖余朱榮也侃與其內弟李晞城陽王徽侍中

李彧等咸預密謀余朱兆之入洛也侃時休沐遂得潛竄歸於華
陰普泰初天光在關西遣侃子婦父韋義遠招慰之立盟許恕其
罪侃從兄昱恐爲家禍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人身歿冀全
百口侃往赴之秋七月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軍儀同三
司幽州刺史

子純陔襲

播弟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太和中與播俱蒙高祖賜改性寬謹初
拜中散典御廐曹以端慎小心專司醫藥遷內給事與兄播並侍
禁闈又領蘭臺行職改授中部曹析訟公正高祖嘉之及文明太
后崩高祖五日不食椿進諫曰陛下至性孝過有虞居哀五朝水
漿不御羣下惶灼莫知所言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
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

萬代其若宗廟何高祖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宮輿曹少卿加給事中出爲安遠將軍豫州刺史高祖自洛向豫幸其州館信宿賜馬十匹縑千匹遷冠軍將軍濟州刺史高祖自鍾離趣鄴至碣石幸其州館又賜馬二匹縑千五百匹坐爲平原太守崔敞所訟廷尉論輒收市利費用官炭免官後降爲寧朔將軍梁州刺史初武興王楊集始爲楊靈珍所破降於蕭鸞至是率賊萬餘自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領步騎五千出頓下辨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除我心腹之疾遂領其部曲千餘人來降尋以母老解還後武都氏楊會反假椿節冠軍將軍都督西征諸軍事行梁州刺史與軍司羊祉討破之於後梁州運糧爲羣氏劫奪詔椿兼征虜將軍持節招慰尋以氏叛拜光祿大夫假平西將軍督征討諸軍事以討之還兼太僕卿秦州羌呂苟兒涇州

屠各陳贍等聚衆反詔椿爲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入隴守蹊自固或謀伏兵山徑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云斬除山木縱火焚之然後進討椿曰並非計也此本規盜非有經略自王師一至無戰不摧所以深竄者正避死耳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矣乃緩師不進賊果出掠乃以軍中驢馬餽之不加討逐如是多日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贍傳首入正太僕卿加安東將軍初顯祖世有蠕蠕萬餘戶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之末叛走略盡惟有一千餘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鎮將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叛走詔許之慮不從命乃使椿持節往徙焉椿以爲徙之無益上書曰臣以古人有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荒忽之人羈縻而已是以先朝居之於荒服之間者正以悅近來遠招附殊俗亦以別

華戎異內外也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不安必思
土思土則走叛狐死首丘其害方甚又此族類衣毛食肉樂冬便
寒南土濕熱往必將盡進失歸伏之心退非藩衛之益徙在中夏
而生後患愚心所見謂爲不可時八座議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
居之冀州元愉之難果悉浮河赴賊所在抄掠如椿所策永平初
徐州城人成景儁以宿預叛詔椿率衆四萬討之不剋而返久之
除都督朔州撫冥武川懷朔三鎮三道諸軍事平北將軍朔州刺
史在州爲廷尉奏椿前爲太僕卿日招引細人盜種牧田三百四
十頃依律處刑五歲尚書刑巒據正始別格奏椿罪應除各爲庶
人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世宗以新律旣班不宜雜用舊制詔
依寺斷聽以贖論尋加撫軍將軍入除都官尚書監修白溝堤堰
復以本將軍除定州刺史自太祖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
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帥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
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統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祿不少椿表罷
四軍減其帥百八十四人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戶年常發夫
三千草三百車修補畦堰椿以屯兵惟輸此田課更無徭役及至
閑月卽應修治不容復勞百姓椿亦表罷朝廷從之椿在州因治
黑山道餘功伐木私造佛寺役使兵力爲御史所劾除名爲庶人
正光五年除輔國將軍南秦州刺史時南秦州反叛路又阻塞仍
停長安轉授岐州復除撫軍將軍衛尉卿轉左衛將軍又兼尚書
右僕射馳駟詣并肆齎絹三萬匹募召恒朔流民揀充軍士不行
尋加衛將軍出除都督雍南幽二州諸軍事本將軍雍州刺史又
進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蕭寶夤元恒芝諸軍爲賊所敗恒芝
從渭北東渡椿使追之不止寶夤後至留於逍遙園內收集將士

猶得萬餘由是三輔人心頗得安帖于時涇岐及幽悉已陷賊扶風以西非復國有椿乃鳩募內外得七千餘人遣兄子錄事參軍侃率以防禦詔椿以本官加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其統內五品已下郡縣須有補用者任卽擬授椿遇暴疾頻啟乞解詔許之以蕭寶寅代椿爲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因謂曰當今雍州刺史亦不賢於蕭寶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且寶寅不籍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不少至於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關中可惜汝今赴京稱吾此意以啟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憂昱還面啟肅宗及靈太后並不信納及寶寅邀害御史中尉酈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爲椿父子所諉詔復除椿都督雍岐南幽三

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討蜀大都督椿辭以老病不行建義元年遷司徒公余朱榮東封葛榮詔椿統衆爲後軍榮擒葛榮乃止永安初進位太保侍中給後部鼓吹元顥入洛椿子征東將軍昱出鎮滎陽爲顥所擒又椿弟順爲冀州刺史順子仲宣正平太守兄子侃弟子遁並從駕河北爲顥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怖或有勸椿攜家避禍椿曰吾內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莊帝還宮椿每辭遜不許上書頻乞歸老詔曰椿國之老成方所尊尚遽以高年願言致仕顧懷舊德是以未從但告謁頻煩辭理彌固以茲難奪又所重違今便允其雅志可服侍中朝服賜服一具衣一襲八尺床帳几杖不朝乘安車駕駟馬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時以禮存問安否方乖詢訪良用憮然椿奉詔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椿手

東萊麗澤於
說云誠子如云
大抵前輩老
教人丁寧再
有忠厚遺風
公作無逸戒
敦本謹重正
教子弟之體
及親楊氏累
考友為時編
名家人莫能
蓋後老成之
不願觀之布
章若一語可
前輩朴素此
大抵朴意簡
即興之漸奢
後

靡麗即亡之漸
天下國家皆然
又必不與勢家
為伍是恩惠
自耳忽值不氣
有不美必為可
幸深懷法於
輩教子弟每
依之防之且
子弟別室私
食不罪止小
必責之者蓋
私心一萌必
奪異時爭鬪
訟訟皆一飲
之積本初柳
仲堂記平皇
一事云堂呼
列也下言先
亦是因以
異姓婦人
壞丈夫西
不足請婦
莫不

流淚曰公先帝舊臣實為元老今四方未寧理須諮訪但高尚其志決意不留既難相違深用悽愴椿亦歔歔欲拜莊帝親執不聽於是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羣公百寮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誡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即為上客給田宅賜奴婢馬牛羊遂成富室自爾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絕祿恤甚多至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襚來往賓寮必以酒肉飲食是故親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布衣常帶常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脫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為富也又不聽治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以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

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世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為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為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方為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誡曰今泰二聖近臣母子間甚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瞋責慎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當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言正恐不審仰誤聖聽是以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聖閒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讌

戰慄不可言詳
責婦人蓋必良
之知俱其意雖
是於子理未
不思孝友非男子
狗有而婦人狗
只是無以感心
使男子性堅
婦人自必感心
是亦有反散構
及為時移理

高祖謂諸王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
是非言語和朕母子者唯楊椿兄弟遂舉賜四兄及我酒汝等脫
若萬一蒙時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
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為刺
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為司空者正由忠貞小
心謹慎口不嘗論人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
等學時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
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
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
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為奢淫僥慢假不勝人足
免尤諂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
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為一門法耳非是

卷之七

苟求千載之名也汝等能記吾言百年之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
踰年普泰元年七月為余朱天光所害年七十七時人莫不冤痛
之大昌初贈都督冀定殷相四州諸軍事太師丞相冀州刺史
子昱字元晷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出遊獵昱每規
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有縱恣公行屬請於是詔御
史中尉崔亮窮治之伏法於都市者三十餘人其不死者悉除名
為民唯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得免後除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
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於洛陽東亭朝貴畢集詔令
諸王送別昱伯父播同在餞席酒酣之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
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為之屈北海顧謂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
不如尊使君也昱前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澆則從其澆伯
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歎其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

之美也。延昌三年，以本官帶詹事丞。于時肅宗在懷抱之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宮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然自此以來，輕爾出入，進無二傳，輔導之美，退闕羣寮陪饗侍之式，非所謂示民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下咸知爲後世法。於是詔曰：「自今已後，若非朕手敕，勿令兒輒出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久之轉太尉掾，兼中書舍人。靈太后嘗從容謂昱曰：「今帝年幼，朕親萬機，然自薄德化，不能感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慎勿諱隱。昱於是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叉。靈太后召叉夫妻泣而責之，叉深恨之。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卽叉之從祖父，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而元氏頻請別居，昱父椿乃集親姻泣而謂曰：「我弟不幸早終，今

男不婚，女未嫁，何忽忽便求離居，不聽。遂懷憾焉。神龜二年，瀛州民劉宣明謀反，事覺逃竄，叉乃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隱宣明云：「父定州刺史椿叔華州刺史津，並送甲仗三百具，謀圖不逞。叉又構成其事，乃遣左右御仗五百人夜圍昱宅而收之，並無所獲。靈太后問其狀，昱具對，元氏造釁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元氏並處死刑，而又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元叉之廢，太后乃出昱爲濟陰內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又遣黃門盧同詣鄴，刑熙并窮黨，與同希又旨，就郡鑠昱赴鄴，訊百日後乃還。任孝昌初，除征虜將軍、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時北鎮饑，民二十餘萬，詔昱爲使，分散於冀定瀛三州就食。後賊圍幽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幽州圍解，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內空虛，謀欲攻掩，刺史元脩義懼

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長安關中基本今大軍頓在涇函與賊相對若使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散此軍雖往有何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陳斬神達及諸賊四百許人餘悉奔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顯軍稽緩遂免昱官乃兼侍中催軍尋除征虜將軍涇州刺史未幾昱父椿出爲雍州刺史徵昱還除吏部郎中武衛將軍轉北中郎將加安東將軍及蕭寶夤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尚書持節假撫軍將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而返除度支尚書轉撫軍徐州刺史尋除鎮東將軍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散騎常侍後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南叛蕭衍遣將軍王辯率衆侵寇徐州番郡人續靈珍受衍平北將軍番郡刺史擁衆一萬攻逼番城昱遣別將劉馘擊破之臨陳斬靈珍首王辯退走侃兄深時爲徐州行臺府州咸欲禁深昱

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春秋貴之奈何以侃罪深也宜聽朝旨不許羣議還朝未幾屬元顥侵逼大梁除昱征東將軍右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使持節假車騎將軍爲南道大都督鎮滎陽顥旣擒濟陰王暉業乘虛徑進大兵集於城下遣其左衛劉業王道安等招昱令降昱不從顥遂攻之城陷都督元恭太守西河王侗並踰城而走俱被擒繫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須臾顯至執昱下城面責昱曰楊昱卿今死甘心否卿自負我非我負卿也昱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者正慮亂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負病黃泉求乞小弟一命便死不朽也顯乃拘之明旦顯將陳慶之胡光等三百餘人伏顯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遺鏃之費昨日一朝殺傷五百餘人求乞楊昱以快意顯曰我在江東嘗聞梁主言初下都日表昂爲吳郡不降稱其忠節奈何殺楊昱

自此之外任卿等所請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剗腹取心食之顯既入洛除昱名爲民孝莊還宮還復前官及父椿辭老請解官從養詔不許余朱榮之死也昱爲東道行臺率衆拒余朱仲遠會余朱兆入洛昱還京師後歸鄉里亦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都督瀛定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子孝邕員外郎走免匿於蠻中潛結渠帥謀應齊獻武王以誅余朱氏微服入洛參伺機會爲人所告世隆收付廷尉掠殺之

椿弟穎字惠哲本州別駕

子叔良武定中新安太守

穎弟順字延和寬裕謹厚太和中起家奉朝請累遷直閣將軍北中郎將兼武衛將軍太僕卿預立莊帝之功封三門縣開國公食邑七百戶出爲平北將軍冀州刺史尋進號撫軍將軍罷州還遇

害年六十五太昌初贈都督相殷二州諸軍事太尉公錄尚書事

相州刺史

子辯字僧達歷通直常侍平東將軍東雍州刺史

辯弟仲宣有風度才學自奉朝請稍遷太尉掾中書舍人通直散騎侍郎加鎮遠將軍賜爵弘農男建義初遷通直常侍出爲平西將軍正平太守進爵爲伯在郡有能名就加安西將軍還京之日兄弟與父同遇害辯太昌初贈使持節都督燕恒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仲宣贈都督青光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

仲宣子玄就幼而俊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謂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人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陰太守仲宣弟測朱衣直閭亦同時見害太昌中贈都督平營

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吏部尚書平州刺史

測弟稚卿太昌中爲尚書右丞坐事死

順弟津字羅漢本名延祚高祖賜名焉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于時高祖沖幼文明太后臨朝津曾久侍左右忽咳逆失聲遂吐數升藏衣袖太后聞聲閱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遂以敬慎見知賜練百匹遷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遊至於宗族姻表罕相祇候司徒馮誕與津少結交遊而津見其貴寵每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爲恨而津逾遠焉人或謂之曰司徒君之少舊宜蒙進達何遽自外也津曰爲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以足矣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奏事令又爲直寢遷太子步兵校尉高祖南征以津爲都督征南府長史至懸瓠徵加直閣將軍後從駕濟淮司徒誕薨高祖以津送柩

還都遷長水校尉仍直閣景明中世宗遊於北邙津時陪從大尉咸陽王禧謀反世宗馳入華林時直閣中有同禧謀者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閣半爲逆黨非至忠者安能不預此謀因拜津左中郎將遷驍騎將軍仍直閣出除征虜將軍岐州刺史津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民齎絹三疋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劫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出而哭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察佐有瀆貨者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秘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有犯法以毋憂去職延昌末起爲右將軍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皆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絹疋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

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所輸少劣亦爲受之但無酒以示其恥於是人競相勸官調更勝舊日遷除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太后疑津貳已不欲使其處河山之要轉平北將軍肆州刺史仍轉并州刺史將軍如故徵拜右衛將軍孝昌初加散騎常侍尋以本官行定州事旣而近鎮擾亂侵逼舊京乃加津安北將軍假撫軍將軍北道大都督右衛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始津受命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脩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旣乘勝士衆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賊必夜至則萬無一全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旣逼城不可示弱閉門不內津揮刀欲斬門者軍乃得入城賊夜果至見柵空而去其後賊攻州城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搔擾不敢出戰津欲禦賊長史許被守門不聽津

手劍擊被不中被乃走津開門出戰斬賊帥一人殺賊數百賊退人心少安詔除衛尉卿征官如故以津兄衛尉卿椿代爲左衛尋加鎮軍將軍討虜都督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由鉅鹿人趙略投書所致及津之至略舉家逃走津乃下教慰諭令其還業於是闔州愧服遠近稱之時賊帥薛脩禮杜洛周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貯積柴粟脩理戰具更營雉堞賊每來攻機械競起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涌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語曰不畏利槩堅城唯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及與賊中督將尉靈根程殺鬼潘法顯等書曉諭之并授鐵券許以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悟復書云今與諸人密議欲殺普賢願公聽之又賊欲圍城正爲取北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公若置之恐縱敵爲患矣願公

察之津以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收內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以鐵券二十枚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閒行送之脩禮普賢頗亦由此而死既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將軍封開國縣侯邑一千戶將士有功者任津科賞兵民給復八年葛榮以司徒說津津大怒斬其使以絕之自受攻圍經涉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長子遁突圍而出詣蠕蠕王阿那瓌令其討賊遁日夜泣諭阿那瓌遣其從祖吐豆發率精騎一萬南出前鋒已達廣昌賊防塞隘口蠕蠕持疑遂還津長史李喬引賊踰城賊入轉衆津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周脫津衣服置地牢下數日欲將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害津曾與喬相見對諸賊帥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喬大慙典守者以相告洛周弗之責也及葛榮吞洛周復爲榮所拘守榮破始得

還洛永安初詔除津本將軍荊州刺史加散騎常侍當州都督津以前在中山陷寇詣闕固辭竟不之任二年兼吏部尚書又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仍除吏部元顥內逼莊帝將親出討以津爲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未行顥入及顥敗津乃入宿殿中掃洒宮掖遣第二子逸封閉府庫各令防守及帝入也津迎於北邙流涕謝罪帝深嘉慰之尋以津爲司空加侍中余朱榮死也以津爲都督并肆燕恒雲朔顯汾蔚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并州刺史侍中司空如故委津以討胡經略津馳至鄴手下唯羽林五百人士馬寡弱始加招募將從滏口而入值余朱兆等便已剋洛相州刺史李神等議欲與津舉城通款津不從以子逸旣爲光州刺史兄子昱時爲東道行臺鳩率部曲在於梁沛津規欲東轉更爲方略乃率輕騎望於濟州渡河而余朱仲遠

已陷東郡所圖不遂乃還京師普泰元年亦遇害於洛時年六十
三太昌初贈都督秦華雍三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傅雍州刺史謚
曰孝穆將葬本鄉詔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津有六子

長子道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冠咸縻王爵而道性澹退年近
三十方爲鎮西府主簿累遷尚書郎莊帝北巡奉詔慰勞山東車
駕入洛除尚書左丞又爲光祿大夫仍左丞永安末父津受委河
北兼黃門郎詣鄴參行省事尋遷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亦被
害於洛時年四十二太昌初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謚曰恭定

道弟逸字遵道有當世才度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以功賜爵華陰
男轉給事中父津在中山爲賊攻逼逸請使於尔朱榮徵師赴救
詔許之建義初莊帝猶在河陽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黃門侍郎

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禍帝益憂怖詔逸晝夜陪侍數日之內常
寢宿於御床前帝曾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唯見異人賴得卿差
以自慰尋除吏部郎中出爲平西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
時年二十九於時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除平
東將軍光州刺史逸折節緩撫乃心民務或日昃不食夜分不寢
至於兵人從役必親自送之或風日之中雨雪之下人不堪其勞
逸曾無倦色又法令嚴明寬猛相濟於是合境肅然莫敢于犯時
災儉連歲人多餓死逸欲以倉粟賑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
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命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假令以此獲戾吾所
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並執不許
尚書令臨淮王或以爲宜貸二萬詔聽二萬逸旣出粟之後其老
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煮粥飯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

數帝聞而善之。逸爲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其兵吏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爲設食者，雖在閭室，終不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尤美，及其家禍，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時年三十二，吏人如喪親戚，城邑村落爲營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絕。太昌初，贈都督豫郢二州諸軍事、衛將軍、尚書僕射、豫州刺史。謚曰貞。

逸弟謚，字遵智，辟太尉行參軍，歷員外散騎常侍，以功賜爵弘農伯，鎮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衛將軍。在晉陽爲朱兆所害。太昌初，贈驃騎將軍、兗州刺史。

謚弟遵彥，武定中，中書、華陰縣開國侯。津弟暉，字延季，性雅厚，頗有文學，起家奉朝請，稍遷散騎侍郎、直閣將軍、本州太中正，兼武衛將軍、尚食典御。孝昌初，正武衛將軍。

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莊帝初，遇害於河陰。贈衛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元讓，武定末，尚書祠部郎中。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剛毅，椿津恭謙，與人言自稱名字，兄弟且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寐，閣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且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司空，於時府主皆引寮佐人，就津求官，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爲見問？」初，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皆

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爲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昱已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羨焉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淵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世隆等將害椿家誣其爲逆奏請收泊前廢帝不許世隆復苦執不得已下詔付有司檢聞世隆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於華陰東西兩家無少長皆遇禍籍其家世隆後乃奏云楊家實反夜拒軍人遂盡格殺廢帝惋悵久之不言而已知世隆縱擅無如之何永熙中椿合家歸葬華陰衆咸觀而悲傷焉

播族弟鈞祖暉庫部給事稍遷洛州刺史卒贈弘農公謚曰簡父恩河間太守鈞頗有幹用自廷尉正爲長水校尉中壘將軍洛陽令出除中山太守入爲司徒左長史又除徐州東荊州刺史還爲廷尉卿拜恒州刺史轉懷朔鎮將所居以彊濟稱後爲撫軍將軍

七兵尚書北道行臺卒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

大夫華州刺史

長子暄卒於尚書郎

暄弟穆華州別駕

穆弟儉寧遠將軍頓丘太守建義初除太府少卿尋爲華州中正加左將軍儉與元顥有舊及顥入洛受其位任莊帝還宮坐免後以本將軍潁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州罷不行普泰初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永熙中以本將軍除北雍州刺史仍陷關西

儉弟寬自宗正丞建義初爲通直散騎侍郎領河南尹丞稍遷散騎常侍安東將軍永安二年除中軍將軍太府卿後爲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澄城縣開國伯太昌初除給事黃門侍郎

尋加驃騎大將軍除華州大中正監內典書事坐事去官永熙三年兼武衛將軍又除黃門郎隨出帝入關西儉寬皆輕薄無行爲人流所鄙

史臣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爲世師範漢之萬石家風陳紀門法所不過也諸子秀立青紫盈庭其積善之慶歟及胡逆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報施之理何相反哉

朱明鈔云楊播高祐二傳當時疑其詞多溢美武定天保之間楊播高德正方用事魏收所云我爲二公作佳傳是也及細閱之高傳尋常略無諂華楊傳文成一卷其詞數千孝友逸羣百口殲盡天之報施善人固如是耶爾朱固屬淫刑楊氏本無隱隱然其中緣飾過情史官未免有李氏此史知爲穢書而一襲故亡所莫改是爲大失

魏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六 終

